



特 別  
~ 21  
4250  
9





121
4250
9





第三十四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天上烏飛兔走，人間古往今來。昔年歌管變荒臺，轉眼是非興敗。須識鬧中取靜，莫因乖過成災。不貪花酒不貪財，一世無災無害。

話說江西饒州府餘干縣長寧村有一小民叫做張乙，因販些雜貨到於縣中，夜深投宿城外一邸店。店房已滿，不能相容，間壁鎖下一空房，却無人住。張乙道：「店主人何不開此房與我？」主人道：「此房中有鬼，不敢留客。」張乙道：「便有鬼，我何懼哉？」主人只得開鎖將





燈一盞掃帚一把交與張乙張乙進房把燈放穩挑得亮亮的房中有破牀一張塵埃堆積用掃帚掃淨展上鋪蓋討些酒飯喫了推轉房門脫衣而睡夢見一美色婦人衣服華麗自來薦枕夢中納之及至醒來此婦宛在身邊張乙問是何人此婦道妾乃隣家之婦因夫君遠出不能獨宿是以相就勿多言又當自知張乙不再問天明此婦辭去至夜又來歡好如初如此三夜店主人見張客無事偶話及此房內曾有婦人縊死往往作怪今番却太平了張乙聽在肚裡至夜此婦仍來張乙問道今日店主人說這房中

有縊死女鬼莫非是你此婦並無慚諱之意答道妾身是也然不禍于君君幸勿懼張乙道試說其詳此婦道妾乃娼女姓穆行廿二人稱我爲廿二娘與餘干客人楊川相厚楊許娶妾歸去妾將私財百金爲助一去三年不來妾爲鴛兒拘管無計脫身挹鬱不堪遂自縊而死鴛兒以所居官人今爲旅店此房昔日妾之房也一靈不泯猶依棲於此楊川與你同鄉可認得麼張乙道認得此婦道今其人安在張乙道去歲已移居饒州南門娶妻開店生意甚足婦人嗟歎良久更無別語又過了二日張乙要回家婦人道



妾願始終隨君未識許否張乙道倘能相隨有何不可婦人道君可製一小木牌題曰廿二娘神位置于篋中但出牌呼妾妾便出來張亦許之婦人道妾尚有白金五十兩埋于此牀之下没人知覺君可取用張掘地果得白金一瓶心中甚喜過了一夜次日張乙寫了牌位收藏好了別店主而歸到于家中將此事告與渾家渾家初時不喜見了五十兩銀子遂不嗔怪張乙于東壁立了廿二娘神主其妻戲往呼之白日裡竟走出來與妻施禮妻初時也驚訝後遂慣了不以爲事夜來張乙夫婦同床此婦亦來也不覺

三日能見  
此若借男  
上之精氣

床之狹窄過了十餘日此婦道妾尚有夙債在于郡城君能隨我去索取否張利其所有一口應承即時顧船而行船中僱下牌位此婦同行同宿全不避人不則一日到了饒州南門此婦道妾往楊川家討債去張乙方欲問之此婦條已上岸張隨後跟去見此婦竟入一店中去了問其店正楊川家也張久候不出忽見楊舉家驚惶少頃哭聲振地問其故店中人云主人楊川向來無病忽然中惡九竅流血而死張乙心知廿二娘所爲嘿然下船向牌位苦叫亦不見出來了方知有夙債在郡城乃楊川負義之債也有



詩歎云

王魁負義曾遭譴

李益虧心亦改常

請看楊川下稍事

皇天不佑薄情郎

方纔說穆廿二娘事雖則死後報冤却是鬼自出頭  
還是渺茫之事如今再說一件故事叫做王嬌鸞百  
年長恨這個冤更報得好此事非唐非宋出在 國  
朝天順初年廣西苗蠻作亂各處調兵征勦有臨安  
衛指揮王忠所領一枝浙兵達了限期被叅降調河  
南南陽衛中所千戶即日引家小到任王忠年六十  
餘止一子王彪頗知曉勇督撫留在軍前効用到有

兩個女兒長曰嬌鸞次日嬌鳳鸞年十八鳳年十六  
鳳從幼育于外家就與表兄對姻只有嬌鸞未曾許  
配夫人周氏原係繼妻周氏有嫡姐嫁曹家寡居而  
貧夫人接他相伴甥女嬌鸞舉家呼爲曹姨嬌鸞幼  
通書史舉筆成文因愛女慎于擇配所以及笄未嫁  
每每臨風感歎對月淒涼惟曹姨與鸞相厚知其心  
事他雖父母亦不知也一日清明節屆和曹姨及侍  
兒明霞後園打鞦韆耍子正在鬧熱之際忽見墻缺  
處有一美少年紫衣唐巾舒頭觀看連聲喝采荒得  
嬌鸞滿臉通紅推着曹姨的背急回香房侍女也進



此禍所也

去了生見園中無人踰牆而入鞦韆架子尚在餘香彷彿正在凝思忽見草中一物拾起看時乃三尺線繡香羅帕也生得此如獲珍寶聞有人聲自內而來復踰牆而出仍立于牆缺邊看時乃是侍兒來尋香羅帕的生見其三回五轉意興已倦微笑而言小娘子羅帕已入人手何處尋覓侍兒擡頭見是秀才便上前萬福道相公想已檢得乞卽見還感德不盡那生道此羅帕是何人之物侍兒道是小姐的那生道既是小姐的東西還得小姐來討方纔還他侍兒道相公府居何處那生道小生姓周名廷章蘇州府吳

江縣人父親爲本學司教隨任在此與尊府只一牆之隔原來衛署與學宮基址相連衛叫做東衙學叫做西衙花園之外就是學中的隙地侍兒道貴公子又是近隣失瞻了妾當稟知小姐奉命相求廷章道敢聞小姐及小娘子大名侍兒道小如名嬌鸞主人之愛女妾乃貼身侍婢明霞也廷章道小生有小詩一章相煩致于小姐卽以羅帕奉還明霞本不肯替他寄詩因要羅帕入手只得應允廷章道煩小娘子少待廷章去不多時携詩而至桃花箋叠成方勝明霞接詩在手問羅帕何在廷章笑道羅帕乃至寶得



之非易豈可輕還小娘子且將此詩送與小姐看了待小姐回音小生方可奉壁明霞沒奈何只得轉身

只因一幅香羅帕

惹起千秋長恨歌

話說鸞小姐自見了那美少年雖則一時慚愧却也挑動個情字口中不語心下躊躇道好個俊俏郎君若嫁得此人也不枉聰明一世忽見明霞氣忿忿的入來鸞問香羅帕有了麼明霞口稱怪事香羅帕到被西徂周公子收着就是牆缺內喝采的那紫衣郎君鸞道與他討了就是明霞道怎麼不討也得他肯還鸞道他爲何不還明霞道他說小生姓周

名廷章蘇州府吳江人氏父爲司教隨任在此與吾家只一牆之隔既是小姐的香羅帕必須小姐自討鸞道你怎麼說明霞道我說待妾稟知小姐奉命相求他道有小詩一章煩吾傳遞待有回音纔把羅帕還我明霞將桃花箋遞與小姐鸞見了這方勝已有三分之喜拆開看時乃七言絕句一首

帕出佳人分外香

天公教付有情郎

殷勤寄取相思句

擬作紅絲入洞房

嬌鸞若是個有主意的拚得棄了這羅帕把詩燒却分付侍兒下次再不許輕易傳遞天大的事都完了



卷三十四  
六  
奈嬌鸞一來是及鳳不嫁知情慕色的女子二來滿  
肚才情不肯埋沒亦取薛濤箋荅詩八句

妾身一點玉無瑕

生自侯門將相家

靜裡有親同對月

閒中無事獨看花

碧梧只許來奇鳳

翠竹那容入老鴉

寄語異鄉孤另客

莫將心事亂如麻

明霞捧詩方到後園廷章早在缺牆相候明霞道小  
姐已有回詩了可將羅帕還我廷章將詩讀了一遍  
益慕嬌鸞之才必欲得之道小娘子耐心小生又有  
所答用回書房寫成一絕

居傍侯門亦有緣

異鄉孤另果堪憐

若容鸞鳳雙棲樹

一夜蕭聲入九天

明霞道羅帕又不還只管寄什麼詩我不寄了廷章  
袖中出金簪一根道這微物奉小娘子權表寸敬多  
多致意小姐明霞貪了這金簪又將詩回復嬌鸞嬌  
鸞看罷悶悶不悅明霞道詩中有甚言語觸犯小姐  
嬌鸞道書生輕薄都是調戲之言明霞道小姐大才  
何不作一詩罵之以絕其意嬌鸞道後生家性重不  
必罵且好言勸之可也再取薛濤箋題詩八句

獨立庭際傍翠陰

侍兒傳語意何深

真心久已  
有生矣



滿身竊玉偷香胆

一片撩雲撥雨心

丹桂豈容稚子折

珠簾那許曉風侵

勸君莫想陽臺夢

努力攻書入翰林

自此一倡一和漸漸情熟往來不絕明霞的足跡不  
 斷後園廷章的眼光不離牆缺詩篇甚多不暇細述  
 時屆端陽王千戶治酒于園亭家宴廷章于牆缺往  
 來明知小姐在于園中無由一面侍女明霞亦不能  
 通一語正在氣悶忽撞見衛卒孫九那孫九善作木  
 匠長在衛裏服役亦多在學中做工廷章遂題詩一  
 絕封固了將青蚨二百賞孫九買酒喫托他寄與衙

中明霞姐孫九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伺候到次早纔  
 觀個方便寄得此詩于明霞明霞遞于小姐拆開看  
 之前有叙雲端陽日園中望嬌娘子不見口占一絕  
 奉寄

配成綵線思同結  
 霧隔湘江歎不見

傾就蒲觴擬共斟  
 錦葵空有向陽心

後寫松陵周廷章拜稿嬌娘看了置于書几之上適  
 當梳頭未及酬和忽曹姨走進香房看見了詩稿大  
 驚道嬌娘既有西廂之約可無東道之主此事如何  
 瞞我嬌鸞含羞荅道雖有吟咏往來實無他事非敢



瞞姨娘也曹姨道周生江南秀士門戶相當何不教  
他遣媒說合成就百年姻緣豈不美乎嬌鸞點頭道  
是梳粧已畢遂答詩八句

深鎖香閨十八年

不容風月透簾前

綉衾香暖誰知苦

錦帳春寒只愛眠

生怕杜鵑聲到耳

死愁蝴蝶夢來纏

多情果有相憐意

好倩水人片語傳

廷章得詩遂假托父親周司教之意央趙學師往王  
千戶處求這頭親事王千戶亦重周生才貌但嬌鸞  
是愛女况且精通文墨自己年老一應衛中文書筆

為給本題  
長恨歌張  
本

扎都靠着女兒相幫少他不得不忍棄之于他鄉以  
此遲疑未許廷章知姻事未諧心中如刺乃作書寄  
于小姐前寫松陵友弟廷章拜稿

自觀芳容未寧狂魄夫婦已是前生定至死靡他  
媒妁傳來今日言為期未決遙望香閨深鎖如唐  
太宗離月宮而空想嫦娥要從花園戲遊似牽牛  
郎隔天河而苦思織女倘復遷延于月日必當天  
折于溝渠生若無緣死亦不瞑勉成拙律深冀哀  
憐詩曰

未有佳期慰我情

可憐春價值千金



悶來窓下三杯酒

愁向花前一曲琴

人在鎖窓深處好

悶回羅帳靜中吟

孤恁一樣昏黃月

肯許相携訴寸心

嬌鸞看罷即時復書前寫虎衙愛女嬌鸞拜稿

輕荷點水弱絮飛簾拜月亭前懶對東風聽杜宇

畫眉窓下強消長晝刺鴛鴦人正困于粧臺詩忽

墜于香案啓觀來意無限幽懷自憐薄命佳人惱

殺多情才子一番信到一番使妾倍支吾幾度詩

來幾度令人添寂寞休得跳東牆學攀花之手可

以仰北斗駕折桂之心眼底無媒書中有女自此

衷情封去札莫將消息問來人諱和佳篇仰祈深

諒詩曰

秋月春花亦有情

也知身價重千金

雖窺青瑣韓郎貌

羞聽東牆崔氏琴

痴念已從空裡散

好詩惟向夢中吟

此生但作乾兄姊

直待來生了寸心

廷章閱書讚歎不已讀詩至末聯此生但作乾元妹

忽然想起一計道當初張珙申純皆因兄妹得就私

情王夫人與我同姓何不拜之為姑便可通家往來

于中取事矣遂托言西衙窄狹且是喧鬧欲借衛署



要討便宜  
便是糊塗  
之本

文官難說  
不受奉承

後園觀書周司教自與王千戶開口王翁道彼此通家就在家下喫此見成茶飯不煩饋送周翁感激不盡回向兒子說了廷章道雖承王翁盛意非親非故難以打攪孩兒欲備一禮拜認周夫人為姑姑姪一家庶乎有名周司教是糊塗之人只要討些小便宜道任從我兒行事廷章又央人通了王翁夫婦擇個吉日備下綵段書儀寫個表姪的名刺上門認親極其卑遜極其親熱王翁是個武人只好奉承遂請入中堂教奶奶都相見了連曹姨也認做姨娘嬌鸞是表妹一時都請見禮王翁設宴後堂權當會親一家

同席廷章與嬌鸞暗暗歡喜席上眉來眼去自不必說當日盡歡而散

姻緣好惡猶難問

踪跡親疎已自分

次日王翁收拾書室接內姪周廷章來讀書却也曉得隔絕內外將內宅後門下鎖不許婦女入于花園廷章供給自有外廂照管雖然搬做一家音書來往反不便了嬌鸞松筠之志雖存風月之情已動况既在席間眉來眼去怎當得園上鳳隔鸞分愁緒無聊鬱成一病朝涼暮熱茶飯不沾王翁迎醫問卜全然不濟廷章幾遍到中堂問病王翁只教致意不令進



生靈多賦  
習亦乘王  
翁之愚耳

房廷章心生一計因假說長在江南曾通醫理表妹  
不知所患何症待姪兒診脉便知王翁向夫人說了  
又教明霞道達了小姐方纔迎入廷章坐于床邊假  
以看脉爲由撫摩了半晌其時王翁夫婦俱在不好  
交言只說得一聲保重出了房門對王翁道表妹之  
疾是抑鬱所致常須于寬廠之地散步陶情更使女  
伴勸慰開其鬱抱自當勿藥王翁敬信周生更不疑  
惑便道衙中只有園亭並無別處寬廠廷章故意道  
若表妹不時要園亭散步恐小姪在彼不便暫請告  
歸王翁道既爲兄妹復何嫌阻即日教開了後門將

鎖鑰侍曹姨教管就教曹姨陪侍女兒任情開耍明  
霞伏侍寸步不離自以爲萬全之策矣却說嬌鸞原  
爲思想周郎致病得他撫摩一番已自歡喜又許散  
步園亭陪伴伏侍者都是心腹之人病便好了一半  
每到園亭廷章便得相見同行同坐有時亦到廷章  
書房中喫茶漸漸不避嫌疑挨肩擦背廷章捉個空  
向小姐懇求要到香閨一望嬌鸞目視曹姨低低向  
生道鎖鑰在彼兄自求之廷章已悟次日廷章取吳  
綾二端金釧一副央明霞獻與曹姨姨問鸞道周公  
子厚禮見惠不知何事嬌鸞道年少狂生不無過失



渠要姨包容耳曹姨道你二人心事我已悉知但有往來決不泄漏因把匙鑰付與明霞鸞心大喜遂題一絕寄廷章云

暗將私語寄英才

倘向人前莫亂開

今夜香閨春不鎖

月移花影玉人來

廷章得詩喜不自禁是夜黃昏已罷樵鼓方聲廷章循步及于內宅後門半啓推身而進自那日房中看脉出園上來依稀記得路徑緩緩而行但見燈光外射明霞候于門側廷章步進香房與鸞施禮便欲攬抱鸞將生攔開喚明霞快請曹姨來同坐廷章大失

輕呪者必  
受神

所望自陳苦情責其變卦一時急淚欲流鸞道妾本貞姬君非蕩子只因有才有貌所以相愛相憐妾既私君終當守君之節君若棄妾豈不負妾之誠必矢明神誓同白首若還苟合有死不從說罷曹姨適至向廷章謝日間之惠廷章遂央姨為媒誓諧伉儷口中呪願如流而出曹姨道二位賢甥既要我為媒可寫合同婚書四紙將一紙焚于天地以告鬼神一紙留于吾手以為媒證你二人各執一紙為他日合巹之驗女若負男疾雷震死男若負女亂箭亡身再受陰府之愆永墮酆都之獄生與鸞聽曹姨說得痛切



各各歡喜遂依曹姨所說寫成婚書誓約先拜天地  
 後謝曹姨姨乃出清果醇醪與二人把盞稱賀三人  
 同坐飲酒直至三鼓曹姨別去生與鸞携手上床兩  
 雲之樂可知也五鼓鸞促生起身囑付道妾已委身  
 于君君休負恩于妾神明在上鑒察難逃今後妾若  
 有暇自遣明霞奉迎切莫輕行以招物議廷章字字  
 應承留戀不捨鸞急教明霞送出園門是日鸞寄生  
 二律云

昨夜同君喜事從

芙蓉帳煖語從容

貼宵交股情偏好

撥雨掠雲興轉濃

一枕鳳鸞聲細細  
 半窓花月影重重  
 曉來窺視鴛鴦枕  
 無數飛紅撲綉絨  
 衾翻紅浪效綢繆  
 乍抱郎腰分外羞  
 月正圓時花正好  
 雲初散處雨初收  
 一團恩愛從天降  
 萬種情懷得自由  
 可語今宵中夕夜  
 不須欹枕看牽牛

其二

廷章亦有酬答之句自此鸞疾盡愈門鎖竟弛或三  
 日或五日鸞必遣明霞召生來往既頻恩情愈篤如  
 此半年有餘周司教任滿陞四川峨眉縣尹廷章戀  
 鸞之情不肯同行只推身子有病怕蜀道艱難况學



不能為子  
豈能為夫

業未成師友相得尚欲留此讀書周司教平昔縱干  
言無不從起身之日廷章送父出城而返鸞感廷章  
之留是日邀之相會愈加親愛如此又半年有餘其  
中往來詩篇甚多不能盡載廷章一日閱邸報見父  
親在蛾眉不服水土告病回鄉久別親闈欲謀歸覲  
又牽鸞情愛不忍分離事在兩難憂形于色鸞探知  
其故因置酒勸生道夫婦之愛瀚海同深父子之情  
高天難比若戀私情而忘公義不惟君失子道累妾  
亦失婦道矣曹姨亦勸道今日暮夜之期原非百年  
之筭公子不如暫回鄉故且覲雙親倘于定省之間

志氣  
周公子  
之非晉公  
可也

即議婚姻之事早完誓願免致情牽廷章心猶不決  
嬌鸞教曹姨竟將公子欲歸之情對王翁說了此日  
正是端陽王翁治酒與廷章送行且致厚贖廷章義  
不容已只得收拾行李是夜鸞另置酒香閣邀廷章  
重伸前誓再訂婚期曹姨亦在坐千言萬語一夜不  
睡臨別又問廷章住居之處廷章道問做甚麼鸞道  
恐君不即來妾便于通信耳廷章索筆寫出四句

思歸千里返姑蘇

家住吳江十七都

須問南麻雙漾口

延陵橋下督糧吳

廷章又解說家本吳姓祖當里長督糧有名督糧吳



家周是外姓也此字雖然寫下欲見之切度日如歲  
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定當持家君東帖親到求婚決  
不忍閨閣佳人懸懸而望言罷相抱而泣將次天明  
鸞親送生出園有聯句一律

綢繆魚水正投機

無奈思親使別離

廷章

花園從今誰待月

蘭房自此懶圍棋

鸞

惟憂身遠心俱遠

非慮文齊福不齊

廷章

低首不言中自省

強將別淚整蛾眉

鸞

須臾天曉鞍馬齊備王翁又于中堂設酒妻女畢集  
爲上馬之餞廷章再拜而別鸞自覺悲傷欲泣潛歸

內室取烏絲箋題詩一律使明霞送廷章上馬伺便  
投之章下馬上展看云

同携素手並香肩

送別那堪雙淚懸

郎馬未離青柳下

妾心先在白雲邊

妾持節操如姜女

君重綱常類閔騫

得意匆匆便回首

香閨人瘦不禁眠

廷章讀之淚下一路上觸景興懷未嘗頃刻忘鸞也  
閒話休敘不一日到了吳江家中參見了二親一門  
歡喜原來父親已與同里魏同知家議親正要接兒  
子回來行聘完婚生初時有不願之意後訪得魏女



美色無雙且魏同知十萬之富裝奩甚豐慕財貪色  
遂忘前盟過了半年魏氏過門夫妻恩愛如魚似水  
竟不知王嬌鸞爲何人矣

但知今日新粧好 不顧情人望眼穿

却說嬌鸞一時勸廷章歸省是他賢慧達理之處然  
已去之後未免懷思白日淒涼黃昏寂寞灯前有影  
相親帳底無人共語每遇春花秋月不覺夢斷魂勞  
捱過一年杳無音信忽一日明霞來報道姐姐可要  
寄書與周姐夫麼嬌鸞道那得有這方便明霞道適  
纔係九說臨安衛有人來此下公文臨安是杭州地

方路從吳江經過是個便道嬌鸞道既有便可教孫  
九囑付那差人不要去了即時修書一封曲叙別離  
之意囑他早至南陽同歸故里踐婚姻之約成終始  
之交書多不載書後有詩十首錄其一云

端陽一別杳無音 兩地相看對月明

暫爲椿萱辭虎衛 莫因花酒戀吳城

遊仙閣內占離合 拜月亭前問死生

此去願君心自省 同來與妾共調羹

封皮上又題八句

此書煩遞至吳衙 門面春風足可誇



父列當今宣化職

祖居自古督糧家

已知東宅隣西宅

猶恐南麻混北麻

去路逢人須借問

延陵橋在那村此

又取銀釵二股為寄書之贈書去了七個月並無回  
耗時值新春又訪得前衛有個張客人要往蘇州收  
貨嬌鸞又取金花一對央孫九送與張客求他寄書  
書意同前亦有詩十首錄其一云

春到人間萬物鮮

香閨無奈別魂牽

東風浪蕩君尤蕩

皓月團圓妾未圓

情洽有心勞白髮

天高無計托青鸞

裏腸萬事憑誰訴

寄與才郎仔細看

封皮上題一絕

蘇州咫尺是吳江

吳姓南麻世督糧

囑付行人須着意

好將消息問才郎

張客人是志誠之士往蘇州收貨已畢賣書親到吳  
江正在長橋上問路恰好周廷章過去聽得是河南  
聲音問的又是南麻督糧吳家情知嬌鸞書信怕他  
到彼知其再娶之事遂上前作揖通名邀往酒館三  
杯拆書看了就于酒家借紙筆匆匆寫下回書推說  
父病未痊方侍醫藥所以有誤佳期不久即當會面



無勞注想書後又寫路次借筆不備希諒張客收了  
 回書不一日回到南陽付孫九回復鸞小姐鸞拆書  
 看了雖然不會定個來期也當盡餅充饑望梅止渴  
 過了三四個月依舊杳然無聞嬌鸞對曹姨道周郎  
 之言欺我耳曹姨道誓書在此皇天鑒知周郎獨不  
 怕死乎忽一日聞有臨安人到乃是嬌鸞妹子嬌鳳  
 生了孩兒遣人來報喜嬌鸞彼此相形愈加感歎且  
 喜又是寄書的一個順便再修書一封托他這是第  
 三封書亦有詩十首末一章云

叮嚀才子莫蹉跎

百歲夫妻能幾何

王氏女為周氏室

文官子配武官娥

三封心事煩青鳥

萬斛閒愁鎖翠蛾

遠路尺書情未盡

相思兩處恨偏多

封皮上亦寫四句

此書煩遞至吳江

糧督南麻姓字香

去路不須馳步問

延陵橋下暫停航

鸞自此寢廢餐忘香消玉滅暗地淚流懨懨成病父  
 母欲為擇配嬌鸞不肯情願長齋奉佛曹姨勸道周  
 郎未必來矣母拘小信自誤青春嬌鸞道人而無信  
 是禽獸也寧周郎負我我豈敢敢負神明哉光陰在



再。不。覺。已。及。三。年。嬌。鸞。對。曹。姨。說。道。聞。說。周。郎。已。婚。他。族。此。信。未。知。真。假。然。三。年。不。來。其。心。腸。亦。改。變。矣。但。不。得。一。實。信。吾。心。終。不。死。曹。姨。道。何。不。央。孫。九。親。往。吳。江。一。遭。多。與。他。些。盤。費。若。周。郎。無。他。更。變。使。他。等。候。同。來。豈。不。美。乎。嬌。鸞。道。正。合。吾。意。亦。求。姨。娘。一。字。促。他。早。早。登。程。可。也。當。下。嬌。鸞。寫。就。古。風。一。首。其。略。云。

憶昔清明佳節時，與君邂逅成相知。嘲風弄月通來往，撥動風情無限思。侯門曳斷千金索，携手挨肩遊畫閣。好把青絲結死生，盟山誓海情不薄。白

雲渺渺草青青，才子思親欲別情。頓覺桃臉無春色，愁聽傳書鴈幾聲。君行雖不排鸞馭，勝似征蠻父兄去。悲悲切切斷腸聲，執手牽衣理前誓。與君成就鸞鳳友，切莫蘇城戀花柳。自君之去妾損眉，脂粉慵調髮如帚。姻緣兩地相思重，雪月風花誰與共。可憐夫婦正當年，空使梅花蝴蝶夢。臨風對月無歡好，淒涼枕上魂顛倒。一宵忽夢汝娶親來，朝不覺愁顏老。盟言願作神雷電，九天玄女相傳遍。只歸故里木歸泉，何故音容難得見。才郎意假妾意真，再馳驛使陳丹心。可憐三七羞花貌，寂寞



香閨思不禁

曹姨書中亦備說女甥相思之苦相望之切二書共作一封封皮亦題四句

蕩蕩名門宰相衙 更兼糧督鎮南麻

逢人不用亭舟問 橋跨延陵第一家

孫九領書夜宿曉行直至吳江延陵橋下猶恐傳遞不的直候周廷章面送廷章一見孫九滿臉通紅不問寒溫取書納于袖中竟進去了少頃教家童出來回復道相公娶魏同知家小姐今已二年南陽路遠不能復來矣回書難寫仗你代言這幅香羅帕乃初

才九可取

絕似南雲  
正卷之救不  
得哭回雁  
陽光景

會鸞姐之物并令同婚書一紙央你送還以絕其念本欲留你一飯誠恐老爹盤問嗔怪白銀五錢權充路費下次更不勞往返孫九聞言大怒擲銀于地不受走出大門罵道似你短行薄情之人禽獸不如可憐負了鸞小姐一片真心皇天斷然不佑你說罷大哭而去路人爭問其故孫老兒數一數二的逢人告誦自此周廷章無行之名播于吳江為衣冠所不齒正是

平生不作虧心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再說孫九回至南陽見了明霞便悲泣不已明霞道



莫非你路上喫了苦，莫非周家郎君死了。孫九只是搖頭，停了半晌，方說備細如此如此。他不發回書，只將羅帕婚書送還，以絕小姐之念。我也不去見小姐了。說罷，拭淚歎息而去。明霞不敢隱瞞，備述孫九之語。嬌鸞見了這羅帕，已知孫九不是個謊話，不覺怨氣填胸，怒色盈面，就請曹姨至香房中，告訴了一遍。曹姨將言勸解，嬌鸞如何肯聽，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將三尺香羅帕，反覆觀看，欲尋自盡。又想道：我嬌鸞名門愛女，美貌多才，若嘿嘿而死，却便宜了薄情之人。乃製絕命詩三十二首及長恨歌一篇。詩云：

倚門默默思重重  
 情惹遊絲牽嫩綠  
 當時只道春回准  
 回首凭欄情切處  
 餘詩不載其長恨歌略云

自歎雙雙一笑中  
 恨隨流水縮殘紅  
 今日方知色是空  
 閒愁萬里怨東風

長恨歌為誰作，題起頭來心便惡。朝思暮想無了期，再把鸞箋訴情薄。妾家原在臨安路，麟閣功勳受恩露。後因親老失軍機，降調南陽衛。于戶深閨養育，嬌鸞身不曾舉步離中庭。豈知二九災星到，忽隨女伴粧臺行。鞦韆戲蹴方纔罷，忽驚牆角生人



話含羞歸去香房中，倉忙尋覓香羅帕。羅帕誰知入君手，空令梅香往來走。得蒙君贈香羅詩，惱妾相思淹病久。感君拜母結弟兄，來詞去簡饒恩情。只恐恩情成苟合，兩曾結髮同山盟。山盟海誓還不信，又托曹姨作媒證。婚書寫定燒蒼穹，始結于飛在天命。情交二載甜如蜜，才子思親忽成疾。妾心不忍君心愁，反勸才郎歸故籍。叮嚀此去姑蘇城，花街莫聽陽春聲。一覩慈顏便回首，香閨可念人孤另。囑付殷勤別才子，棄舊憐新任。從爾那知一去意忘還，終日思君不如死。有人來說君重婚。

遺而類

幾番欲信仍難憑，後因孫九去復返。方知伉儷諧文君，此情恨殺薄情者。千里姻緣難割捨，到手恩情都負之。得意風流在何也，莫論妾愁長與短。無處箱囊詩不滿，題殘錦札五千張。寫禿毛錐三百管，玉閨人瘦嬌無力。佳期反作長相憶，枉將八字推子平。空把三生卜周易，從頭一一思量起。往日交情不虧汝，既然恩愛如浮雲。何不當初莫相與，鶯鶯燕燕皆成對。何獨天生我無配，嬌鳳妹子少二年。適添孩兒已三歲，自慚輕棄千金軀。伊歡我獨心孤悲，先年誓願今何在。舉頭三尺有神祇，君



往江南妾江北千里關山遠相隔若能兩翅忽然  
生飛向吳江近若惻初交你我天地知今來無數  
人揚非虎門深鎖千金色天教一笑遭君機恨君  
短行歸陰府譬似皇天不生我從今書逝故人收  
不望回音到中所可憐鐵甲將軍家玉閨養女嬌  
如花只因頗識琴書味風流不久歸黃沙白羅丈  
二懸高梁飄然眼底竟茫茫報道一聲嬌鸞縊滿  
城笑殺臨安王妾身自愧非良女擅把閨情賤輕  
許相思債滿還九泉九泉之下不饒汝當初寵妾  
非如今我今怨汝如海深自知妾意皆仁意誰想

君心似獸心再將一幅羅紋縠殷勤遠寄郎家遞  
自歎興亡皆此物殺人可恕情難饒反覆叮嚀只  
如此往日間愁今日止君今肯念舊風流飽看嬌  
鸞書一紙

書已寫就欲再遣孫九孫九咬牙怒目決不肯去正  
無其便偶值父親痰火病發喚嬌鸞替他檢閱文書  
嬌鸞看文書裡面有一宗乃勾木衛遯軍者其軍乃  
吳江縣人鸞心生一計乃取從前倡和之詞并今日  
絕命詩及長恨歌彙成一帙合同婚書二紙置于帙  
內總作一封入于官文書內封同上填寫南陽衛掌

亦由不  
日沒其才



高非但命  
周章廷之  
忘也

印千戶王投下直隸蘇州府吳江縣當堂開拆打發  
公差去了王翁全然不知是晚嬌鸞沐浴更衣哄明  
霞出去烹茶閱了房門用杌子填足先將白練掛于  
梁上取原日香羅帕向咽喉扣住接連白練打個死  
結蹬開杌子兩脚懸空熬時間三魂漂渺七鬼幽沉  
剛年二十一歲

始終一幅香羅帕

成也蕭何敗也何

明霞取茶來時見房門閉緊敲打不開慌忙報與曹  
姨曹姨同周老夫人打開房門看了這驚非小王翁  
也來了合家大哭竟不知什麼意故少不得買棺殮

查此事閣過休題再說吳江闕大尹接得南陽衛文  
書拆開看時深以為奇此事曠古未聞適然本府趙  
推官隨察院樊公社按臨本縣闕大尹與趙推官是  
金榜同年因將此事與趙推官言及趙推官取而觀  
之遂以奇聞報知樊公樊公將詩歌及婚書反覆祥  
味深惜嬌鸞之才而恨周廷章之薄倖乃命趙推官  
密訪其人次日擒拿解院樊公親自詰問廷章初時  
抵賴後見婚書有據不敢開口樊公喝教重責五十  
收監行文到南陽衛查嬌鸞會否自縊不一日文書  
轉來說嬌鸞已死樊公乃于監中吊取周廷章到察



院堂上樊公罵道調戲官家子女一罪也停妻再娶二罪也因奸致死三罪也婚書上說男若負女萬箭亡身我今沒有箭射你用亂棒打殺你以為薄倖男子之戒喝教合堂阜快齊舉竹批亂打下手時宮商齊響着体處血肉交飛頃刻之間化為肉醬滿城人無不稱快周司教聞知登時氣死魏女後來改嫁向貪新娶之財色而沒恩背盟果何益哉有詩歎云

一夜恩情百夜多

負心端的欲如何

若云薄倖無冤報

請讀當年長恨歌

第三十四卷終

第三十五卷

况太守斷死孩兒

春花秋月足風流

不分紅顏易白頭

試把人心比松柏

幾人能為歲寒留

這四句詩泛論春花秋月惱亂人心所以才子有悲秋之辭佳人有傷春之咏往往詩謎寫恨目語傳情月下幽期花間密約但圖一刻風流不顧終身名節這是兩下相思各還其債不在話下又有一等男貪而女不愛女愛而男不貪雖非兩相情願却有一片精誠如冷廟泥神朝夕焚香拜禱也少不得靈動起



來其緣短的合而終睽倘緣長的踈而轉密這也是  
風月場中所有之事亦不在話下又有一種男不慕  
色女不懷春志比精金心如堅石沒來由被旁人搆  
弄設圈設套一時失了把柄墮其術中事後悔之無  
及如宋時玉通禪師修行了五十年因觸了知府柳  
宣教被他設計教妓女紅蓮假扮寡婦借宿百般誘  
引壞了他的戒行這般會合那些個男歡女愛是偶  
然一念之差如今再說個誘引寡婦失節的却好與  
玉通禪師的故事做一對兒正是

未離恩山休問道

尚沉慾海莫參禪

話說宣德年間南直隸揚州府儀真縣有一民家姓  
丘名元吉家頗饒裕娶妻邵氏姿容出衆兼有心節  
夫婦甚相愛重相處六年未曾生育不料元吉得病  
身亡邵氏年方二十三歲哀痛之極立志守寡終身  
永無他適不覺三年服滿父母家因其年少去後日  
長勸他改嫁叔公丘大勝也叫阿媽來委曲譬喻他  
幾番那邵氏心如鐵石全不轉移設誓道我亡夫在  
九泉之下邵氏若事二姓更二夫不是刀下亡便是  
繩上死衆人見他主意堅執誰敢再去強他自古云  
呷得三斗醋做得孤孀婦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



從長計較，到不如明明改個丈夫，雖做不得上等之人，還不失為中等，不到得後來出醜，正是

作事必須踏實地

為人切莫務虛名

邵氏一口說了滿話，眾人中賢愚不等，也有嘖嘖誇獎他的，也有似疑不信，睜着眼睛看他的，誰知邵氏立心貞潔，閨門愈加嚴謹，止有一侍婢，叫做秀姑，房中作伴，針指營生，一小廝，叫做得貴，年方十歲，看守中門，一應薪水買辦，都是得貴傳遞，童僕已冠者，皆遣出不用，庭無閒雜，內外肅然，如此數年，人人信服，那個不說邵大娘少年老成，治家有法，光陰似箭，不覺

十週年到來，邵氏思念丈夫，要做些法事，追薦，叫得貴去請叔公丘大勝來商議，延七衆僧人，做三晝夜功德，丘氏道：奴家是寡婦，全仗叔公過來主持道場，大勝應允，話分兩頭，却說鄰近新搬來一個漢子，姓支名助，原是破落戶，平管不守本分，不做生理，專一在街坊上趕熱管閒事，過活，聞得人說邵大娘守寡貞潔，且是青年標致，天下難得，支助不信，不論早暮，常在丘家門首閒站，果然門無雜人，只有得貴小廝買辦出入，支助就與得貴相識，漸漸熟了，閒話中問得貴：聞得你家大娘生得標致，是真也不得貴生於



禮法之家一味老實遂答道標致是真又問道大娘也有時到門前看街麼得貴搖手道從來不曾出門莫說看街罪過罪過一日得貴正買辦素齋的東西支助撞見又問道你家買許多素品爲甚麼得貴道家主十週年做法事要用支助道幾時得貴道明日起三晝夜正好辛苦哩支助聽在肚裡想道旣追薦丈夫他必然出來拈香我且去偷看一看什麼樣嘴臉真像個孤孀也不却說次日丘大勝請到七衆僧人都是有戒行的在堂中排設佛像鳴鑼擊鼓誦經禮懺甚是志誠丘大勝勤勤拜佛邵氏出來拈香晝夜各只一次拈過香就進去了支助趁這道場熱鬧幾遍混進去看再不見邵氏出來又問得貴方知日間只晝食拈香一遍支助到第三日約莫晝食時分又楚進去閃在榻子傍邊隱着見那些和尚都穿着袈裟站在佛前吹打樂器宣和佛號香火道人在道場上手忙腳亂的添香換燭本家止有得貴只好往來答應那有工夫照管外邊就是丘大勝同着幾個親戚也都呆看和尚吹打那個來稽查他少頃邵氏出來拈香被支助看得仔細常言若要俏添重孝縞素粧束加倍清雅分明是



廣寒仙子月中出

姑射神人雪裡來

支助一見遍體酥麻了，回家想念不已，是夜道場完滿，衆僧直至天明方散。邵氏依舊不出中堂了。支助無計可施，想着得貴小厮老實，我且用心下釣子。其時五月端五口，支助拉得貴回家，弊雄黃酒，得貴道：「我不會弊酒，紅了臉，特怕主母嗔罵。」支助道：「不喫酒，且喫隻粽子，得貴跟支助家去。」支助教渾家剝了一盤粽子，一碟糖，一碗肉，一碗鮮魚，兩雙筋，兩個酒杯，放在卓上。支助把酒壺便篩，得貴道：「我說過不弊酒，莫篩罷。」支助道：「弊杯雄黃酒，應應時令，我這酒淡不

若非支助  
之奸則則  
氏貞婦也  
得黃亦良  
僕也小人  
之言可畏

妨事，得貴被夾不過，只得弊了。支助道：「後生家，莫弊單杯，須弊個成，變得貴推辭不得。」又弊了一杯，支助自去了一回，夾七夾八，說了些街坊上的閒話，又斟一杯，勸得貴，得貴道：「醉得臉都紅了，如今真個不弊了。」支助道：「臉左右紅了，多坐一時回去，打甚麼緊，只喫這一杯罷，我再不勸你了。」得貴前後共弊了三杯酒，他自幼在丘家，被邵大娘拘管得嚴，何曾嘗酒的滋味。今日三杯落肚，便覺昏醉。支助乘其酒興，低低說道：「得貴哥，我有句閒話問你，得貴道：「有甚話盡說。」支助道：「你主母孀居已久，想必風情亦動，倘得個漢



子同眠同睡，可不喜歡。從來寡婦都牽掛着男子，只是難得相會。你引我去試他，一試何如。若得成事，重重謝你。得貴道說甚麼話，虧你不怕罪過。我主母極是正氣，閨門整肅，日間男子不許入中門，夜間同使婢侍燈，照顧四下，各門鎖訖，然後去睡。便要引你進去，何處藏身。池上使婢不離身畔，閒話也說不得一句。你却恁地亂講。支助道：「既如此，你的房門可來照麼？」得貴道：「怎麼不來照？」支助道：「得貴哥，你今年幾歲了？」得貴道：「十七歲了。」支助道：「男子十六歲精通，你如今十七歲，難道不想婦人？」得貴道：「便想也沒用處。」支

助道：「放着家裡這般標致的，早暮在眼前，好不動興。得貴道：「說也不該。他是主母，動不動非打則罵。見了他，好不怕哩。虧你還敢說取笑的話。」支助道：「你既不肯引我去，我教導你一個法兒，作成你自去。上手何如？」得貴搔首道：「做不得，做不得。我也沒有這樣膽。」支助道：「你莫管做得做不得，教你個法兒，且去試他。一試若得上手，莫忘我今日之恩。」得貴一來，來着酒興，二來年紀也是當時了，被支助說得心癢，便問道：「你且說如何去試他？」支助道：「你夜睡之時，莫開了房門，由他開着。如今五月天氣正熱，你却赤身仰臥，把那

石  
遠  
也



話兒弄得硬硬的待他來照門時你只推做睡着了。他若看見必然動情一次兩次定然打熬不過上門就你得貴道倘不來如何支助道拚得這事不成也。不好嗔責你有益無損得貴道依了老哥的話語果然成事不敢忘報須臾酒醒得貴別了。是夜依計而行。正是

商成燈下瞞天計

撥轉閨中匪石心

論來邵氏家法甚嚴那得貴長成十七歲嫌疑之際也該就打發出去另換個年幼的小厮答應豈不盡善只為得貴從小走使服的且又粗蠢又老實邵氏

自己必心清正不想到別的情節上去所以因循下來却說是夜邵氏同婢秀姑點燈出來照門見得貴赤身仰臥罵這狗奴才門也不關赤條條睡着是甚麼模樣叫秀姑與他扯上房門若是邵氏有主意天明後叫得貴來說他夜裡懶惰放肆罵一場打一頓得貴也就不敢了他久曠之人却似眼見希奇物壽增一紀絕不做聲得貴膽大了到夜來依前如此邵氏同婢又去照門看見又罵道這狗才一發不成人了被也不蓋叫秀姑替他把臥單扯上莫驚醒他此時便有些動情奈有秀姑在傍礙眼到第三日得貴



出外撞見了支助支助就問他曾用計否得貴老實  
就將兩夜光景都敘了支助道他叫丫頭替你蓋被  
又教莫驚醒你便有愛你之意今夜決有好處其夜  
得貴依原開門假睡而待邵氏有意遂不叫秀姑跟  
隨自己持燈來照逕到得貴床前看見得貴赤身仰  
臥那話兒如鎗一般禁不住春心蕩樣慾火如焚自  
解去小衣爬上床去還只怕驚醒了得貴悄悄地跨  
在。身。上。從。上。而。壓。下。得。貴。忽。然。抱。住。番。身。轉。來。與。之  
雲雨

一個久踈樂事一個初試歡情一個認着故物肯

輕拋一個嘗了甜頭難遽放一個饑不擇食豈嫌  
小厮粗醜一個狎恩恃愛那怕主母威嚴分明惡  
草藤蘿也共名花登架去可惜清心冰雪化為春  
水向東流十年清白已成虛一夕垢污難再洗  
事畢邵氏向得貴道我苦守十年一旦失身于你此  
亦前生冤債你須謹口莫洩于人我自有着你之處  
得貴道主母分付怎敢不依自此夜為始每夜邵氏  
以看門為由必與得貴取樂而後入又恐秀姑知覺  
到放箇空教得貴連秀姑奸騙了邵氏故意欲責秀  
姑却教秀姑引進得貴以塞其口彼此河同水密各



不相瞞得貴感支助教導之恩時常與邵氏討東討西將來奉與支助支助指望得貴引進得貴怕主母嗔怪不敢開口支助幾遍討個得貴只是延捱下去過了三五箇月邵氏與得貴如夫婦無異也是數該敗露邵氏當初做了六年親不曾生育如今纔得三五月不覺便胸高腹大有了身孕恐人知覺不便將銀與得貴教他悄悄地贖貼墜胎的藥來打下私胎免得日後出醜得貴一來是個老實人不曉得墜胎是甚麼藥二來自得支助指教以爲恩人凡事直言無隱今日這件私房關目也去與他商議那支助是個

棍徒見得貴不肯引進自家心中正在不忿却好有這個機會便是生意上門心生一計哄得貴道這藥只有我一箇相識人家最效我替你贖去乃往藥舖中贖了固胎散四服與得貴帶回邵氏將此藥做四次喫了腹中未見動靜叫得貴再往別處贖取好藥得貴又來問支助前藥如何不效支助道打胎只是一次若一次打不下再不能箇了况這藥只此一家最高今打不下必是胎受堅固若再用狼虎藥去打恐傷大人之命得貴將此言對邵氏說了邵氏信以爲然到十月將滿支助料是分娩之期去尋得貴說



道我要合補藥必用一血孩子你主母今當臨月生  
下孩子必然不養或男或女可將來送我你虧我處  
多把這一件謝我亦是不費之惠只瞞過主母便是  
得貴應允過了數日果生一男邵氏將男溺死用蒲  
包裹來教得貴密地把去埋了得貴答應曉得却不  
去埋背地悄悄送與支助支助將死孩收訖一把扯  
住得貴喝道你主母是丘元吉之妻家主已死多年  
當家寡婦這孩子從何而得今番我去出首得貴慌  
忙掩住他口說道我把你做恩人每事與你商議今  
日何反面無情支助變着臉道幹得好事你強奸主

母罪該凌遲難道叫何恩人就罷了既知恩當報恩  
你作成得我什麼事你今若要我不開口可問主母  
討一百兩銀子與我我便隱惡而揚善若然沒有決  
不干休見有血孩作證你自到官司去辨連你主母  
做不得人我在家等你回話你快去快來急得得貴  
眼淚汪汪回家料瞞不過只得把這話對邵氏說了  
邵氏埋怨道此是何等東西却把做禮物送人坑死  
了我說罷流淚起來得貴道若是別人我也不把  
與他因他是我的恩人所以不好推托邵氏道他是  
你什麼恩人得貴道當初我赤身仰臥都是他教我



的方法來調引你，沒有他時，怎得你我今日恩愛。他  
說要血孩合補藥，我好不奉他，誰知他不懷好意。邵  
氏道：你做的事忒不卽溜。當初是我一念之差，墮在  
這光棍術中，今已悔之無及。若不將銀買轉孩子，他  
必然出首，那時難以挽回，只得取出四十兩銀子，教  
得貴拿去，與那光棍贖取血孩，背地埋藏，以絕禍根。  
得貴老實將四十兩銀子，雙手遞與支助，說道：只有  
這些，你可將血孩還我罷。支助得了銀子，貪心不足，  
思想此婦美貌，又且囊中有物，借此機會，倘得捱身  
入馬，他的家事在我掌握之中，豈不美哉。乃向得貴

道：我說要銀子，是取笑話，你當真送來，我只得收受  
了。那血孩我已埋訖，你可在主母前引荐我與他相  
處。倘若見允，我替他持家，無人敢欺負他，可不兩全  
其美。不然，我仍在地下掘起孩子出首，限你五日內  
回話。得貴出於無奈，只得回家，述與邵氏。邵氏大怒，  
道：聽那光棍放屁，不要理他。得貴遂不敢再說，却說  
支助將血孩用石灰醃了，仍放蒲包之內，藏於隱處。  
等了五日，不見得貴回話，又捱了五日，共是十日，料  
得產婦也健旺了，乃往丘家門首，伺候得貴出來，問  
道：所言之事濟否？得貴搖頭道：不濟。支助更不



金瓶梅詞話 卷三十五  
問第二句望門內直闖進去得貴不敢攔阻到走往  
街口遠遠的打聽消息邵氏見有人走進中堂罵道  
人家內外各別你是何人突入吾室支助道小人姓  
支名助是得貴哥的恩人邵氏心中已知便道你要  
尋得貴在外邊去此非你歇脚之所支助道小人久  
慕大娘有如飢渴小人縱不才料不在得貴哥之下  
大娘何必峻拒邵氏聽見話不投機轉身便走支助  
趕上雙手抱住說道你的私孩現在我處若不從我  
我就首官邵氏忿怒無極只恨擺脫不開乃以好言  
哄之道日裡怕人知覺到夜侍我叫得貴來接你支

助道親口許下切莫失信放開了手走幾步又回頭  
說道我也不怕你失信一直出外去了氣得邵氏半  
晌無言珠淚紛紛而墜推轉房門獨坐兀子上左思  
右想只是自家不是當初不肯改嫁要做上流之人  
如今出乖露醜有何顏見諸親之面又想道日前曾  
對衆發誓我若事二姓更二夫不是刀下亡便是繩  
上死我今拚這性命謝我亡夫子九泉之下却不敢  
淫秀姑見主母啼哭不敢上前解勸守住中門專等  
得貴回來得貴在街上望見支助去了方纔回家見  
秀姑問大娘呢秀姑指道在裡面得貴推開房門看



主母却說邵氏取床頭解手刀一把欲要自刎擔手  
不起哭了一回把刀放在卓上在腰間解下八尺長  
的汗巾打成結兒懸于梁上要把頸子套進結去心  
下展轉悽慘禁不住嗚嗚咽咽的啼哭忽見得貴推  
門而進抖然觸起他一點念頭當初都是那狗才做  
圈做套來作弄我害了我一生名節說時遲那時快  
只就這點念頭起處仇人相見分外眼睜提起解手  
刀望得貴當頭就劈那刀如風之快惱怒中氣力倍  
加把得貴頭腦劈做兩界血流滿地登時嗚呼了邵  
氏着了忙便引頸受套兩腳蹬開兀子做一個鞦韆

把戲

地下新添冤恨鬼

人間少了俏孤孀

常言賄近盜淫近殺今日只爲一個淫字害了兩條  
性命且說秀姑平昔慣了但是得貴進房怕有別事  
就遠遠閃開今番半晌不見則聲心中疑惑去張望  
時只見上弔一個下橫一個唬得秀姑軟做一團按  
定了胆把房門款上急跑到叔公丘大勝家中報信  
丘大勝大驚轉報邵氏父母同到丘家關上大門將  
秀姑盤問致成緣由元來秀姑不認得支助連血孩  
詐去銀子四十兩的事都是瞞着秀姑的以此秀姑



只將邵氏得貴平昔奸情叙了一遍今日不知何故  
兩個都死了三番四復問他只如此說邵公邵母聽  
說奸情的話滿面羞慚自回去了不管其事丘大勝  
只得帶秀姑到縣裡出首知縣驗了二屍一名得貴  
刀劈死的一名邵氏縊死的審問了秀姑口辭知縣  
道邵氏與得貴奸情是的主僕之分已廢必是得貴  
言語觸犯邵氏不忿一時失手誤傷人命情慌自縊  
更無別情責令丘大勝殮殮秀姑知情問杖官賣再  
說支助自那日調戲不遂回家還想赴夜來之約聽  
說弄死了兩條人命唬了一大跳好幾時不敢出門

一日早起偶然檢着了石灰醃的血孩連蒲包拿去  
拋在江裡遇着一個相識叫做包九在儀真關上當  
夫頭問道支大哥你拋的是甚麼東西支助道醃幾  
塊牛肉包好了要帶出去吃的不期臭了九哥你兩  
口沒甚事到我家啣三杯包九道今日忙些個蘇州  
府况鍾老爺馳驛復任即刻船到在此趨夫哩支助  
道既如此改日再會支助自去了却說况鍾原是吏  
員出身禮部尚書胡濙薦為蘇州府太守在任一年  
百姓呼為况青天因丁憂回籍聖旨奪情起用特賜  
馳驛赴任船至儀真聞口况爺在艙中看書忽聞小



警世通言 卷三十一  
兒啼聲出自江中，想必溺死之兒。差人看來回報，沒有如此兩度。况爺又聞啼聲，問衆人皆云：不聞。况爺口稱怪事，推窓親看，只見一個小小蒲包浮于水面。况爺叫水手撈起，打開看了，回復是一個小孩子。况爺問：活的死的？水手道：石灰醃過的，像死得久了。况爺想道：死的如何會啼？况且死孩子，拋掉就罷了，何必灰醃？必有緣故。叫水手把這死孩連蒲包放在船頭上。如有人曉得來歷，密密報我，我有重賞。水手奉鈞旨，拿出船頭，恰好夫頭包九看見小蒲包，認得是支助拋下的。他說是臭牛肉，如何却是個死孩？遂進船裏。况爺小人不曉得這小孩子的來歷，却認得拋那小孩子在江裡。這個人叫做支助。况爺道：有了人，就有來歷了。一面差人密拿支助，一面請儀真知縣到察院中，同問這節公事。况爺帶了這死孩，坐了察院。等得知縣來時，支助也拿到了。况爺上坐，知縣坐于左手之傍。况爺因這儀真不是自己屬縣，不敢自專，讓本縣推問。那知縣見况公是奉過勅書的，又且爲人古怪，怎敢僭越，推遜了多時。况爺只得開言，叫支助你這石灰醃的小孩子，是那裡來的？支助正要抵賴，却被包九在傍指實了。只得轉口道：小的見這



贖東西在路傍不便將來拋向江裡其實不知來歷况爺問包九你看見他在路傍檢的麼包九道他拋下江裡小的方纔看見問他什麼東西他說是臭牛肉况爺大怒道既假說臭牛肉必有瞞人之意喝教手下選大毛板先打二十再問况爺的板子利害二十板抵四十板還有餘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支助只是不招况爺喝教夾起來况爺的夾棍也利害第一遍支助還熬過第二遍就熬不得了招道這死孩是邵寡婦的寡婦與家童得貴有姦養下這私胎來得貴央小的替他埋藏被狗子爬了出來故此小

的將來拋在江裡况爺見他言詞不一又問你肯替他埋藏必然與他家通情支助道小的並不通情只是平日與得貴相熟况爺道他埋藏只要朽爛如何把石灰醃着支助支吾不來只得磕頭道青天爺爺這石灰其實是小的醃的小的知邵寡婦家殷實欲留這死孩去需索他幾兩銀子不期邵氏與得貴都死了小的不遂其願故此拋在江裡况爺道那婦人與小厮果然死了麼知縣在傍邊起身打一躬答應道死了是知縣親驗過的况爺道如何便會死知縣道那小厮是刀劈死的婦人是自縊的知縣也曾細



詳他兩個奸情已久，主僕之分久廢，必是小厮言語觸犯那婦人，一時不忿，提刀劈去，誤傷其命，情慌自縊，別無他說。况爺肚裡躊躇他兩個，既然奸密，就是語言小傷，怎下此毒手？早間死孩兒啼哭，必有緣故。遂問道：那邵氏家還有別人麼？知縣道：還有個使女，叫做秀姑，官賣去了。况爺道：官賣一定就在本地，煩貴縣差人提來一審，便知端的。知縣忙差快手去了。不多時，秀姑拿到，所言與知縣相同。况爺躊躇了半晌，走下公座，指着支叻問秀姑道：你可認得這箇人？秀姑仔細看了一看，說道：小婦人不識他姓名，曾認

得他嘴臉。况爺道：是了，他和得貴相熟，必然曾同得貴到你家來，你可實說。若半句含糊，便上樓。秀姑道：平日間實不曾見他上門，只是結末來，他突入中堂，調戲主母，被主母趕去。隨後得貴方來，主母正在房中啼哭，得貴進房，不多時，兩個就都死了。况爺喝罵支叻光棍，你不曾與得貴通情，如何敢突入中堂？這兩條人命都因你起，叫手下再與我夾起來。支叻被夾昏了，不由自主家做主，從頭至尾，如何教導得貴，哄誘主母，如何哄他血孩到手，詐他銀子，如何挾制得貴，要他引入同奸，如何闖入內室，抱住求姦，被他如



警世通言 卷五十五  
何哄脫了備細說了一遍後來死的情由其實不知  
况爺道這是真情了放了夾叫書吏取了口詞明白  
知縣在旁自知才力不及惶恐無地况爺提筆竟判  
審單

審得支助奸棍也始窺寡婦之色輒起邪心既乘  
弱僕之愚巧行誘語開門裸臥盡出其謀固胎取  
孩悉墮其術求奸未能轉而求利求利未厭仍欲  
求姦在邵氏一念之差盜鈴尚思掩耳乃支助幾  
番之詐探篋加以踰墻以恨助之心恨貴恩變爲  
仇於殺貴之後自殺死有餘愧主僕既死勿論秀

婢已杖何言惟是惡寇尚逃法網包九無心而遇  
醜孩有故而啼天若使之罪難容矣宜坐致死之  
律兼追所詐之贓

况爺念了審單連支助亦甘心服罪况爺將此事申  
文上司無不誇獎大才萬民傳頌以爲包龍圖復出  
不是過也這一家小說又題做况太守斷死孩兒有  
詩爲證

俏邵娘見欲心亂

蠢得貴福過灾生

支亦棍奸謀似鬼

况青天折獄如神



第三十六卷

皂角林大王假形

富貴還將智力求

時人不解蒼天意

仲尼年少合封侯

空使身心半夜愁

話說漢帝時西川成都府有個官人姓樂名巴少好道術官至郎中授得豫章太守擇日上任不則一日到得半路遠近接見到了豫章交割牌印已畢元來豫章城內有座廟喚做廬山廟好座廟但見

蒼松偃蓋古檜躡龍侵雲碧瓦鱗鱗映日朱門赫赫巍峩形勢控萬里之澄江生殺威靈總一方之



禍福新建廟牌鑄古篆兩行庭樹種宮槐

這座廟甚靈有神能于帳中共人說話空中飲酒擲盃豫章一郡人盡來祈求福德能使江湖分風舉帆如此靈應這樂太守到郡往諸廟拈香次至廬山廟廟祝參見太守道我聞此廟有神最靈能對人言我欲見之集福太守拈香下拜道樂巴初到此郡特來拈香望乞聖慈明彰感應問之數次不聽得帳內則聲太守焦燥道我能行天心正法此必是鬼見我害怕故不敢則聲向前招起帳幔打一看時可煞作怪那神道塑像都不見了這神道是個作怪的物事被

樂太守來看故不敢出來太守道廟鬼詐為天官損害百姓即時教手下人把廟來拆毀了太守又恐怕此鬼遊行天下所在血食誑惑良民不當穩便乃推問山川社稷求鬼踪跡却說此鬼走至齊郡化為書生風姿絕世才辨無雙齊郡太守却以女妻之樂太守知其所在即上章解去印綬直至齊郡相見太守往捕其鬼太守召其女婿出來只是不出樂太守曰賢婿非人也。是陰鬼詐為天官在豫章城內被我追捕甚急故走來此處今欲出之甚易乃請筆硯書成一道符向空中一吹一似有人接去的那一道符徑



警世通言 卷三十六  
入太守女兒房中且說書生在房裏覷着渾家道我去必死那書生口啣着符走至樂太守面前樂太守打一喝老鬼何不現形那書生卽變爲一老狸叩頭乞命樂太守道你不合損害良民依天條律令處斬喝一聲但見刀下狸頭墜地遂乃平靜說話的說這樂太守斷妖則甚今日一個官人只因上任平白地惹出一件蹊蹺作怪底事來險些壞了性命却說大宋宣和年間有個官人姓趙名再理東京人氏授得廣州新會縣知縣這廣裏怎見得好有詩道

蕪木沉香勞作柴

荔枝圓眼遮籬栽

船通異國入交易

水接他邦客往來

地煖三冬無積雪

天和四季有花開

廣南一境真堪羨

琥珀琉璃玳瑁堆

當下辭別了母親妻子帶着幾個僕從迤邐登程非止一日到得本縣衆官相賀第一日謁廟行香第二日交割牌印第三日打斷公事只見

簌簌牙鼓响

公吏兩邊排

閻王生死案

東岳攝魂臺

知縣恰纔坐衙忽然打一噴涕廳上階下衆人也打噴涕客將覆判縣郎中非敢學郎中打噴涕離縣九



聖世通言 卷三十六  
里有座廟喚做皂角林大王廟。廟前有兩株皂角樹，多年結成皂角，無人敢動。蛀成末子，往時官府到任，未理公事，先去拈香。今日判縣郎中，不曾拈香。大王靈聖，一陣風吹皂角末到此。眾人聞了皂角末，都打噴涕。知縣道：作怪，卽往大王廟燒香。到得廟前，離鞍下馬，廟祝接到殿上，拈香拜畢。知縣揭起帳幔看神道，怎生結束。

戴頂簇金蛾帽子，着百花戰袍，繫藍田碧玉帶，抹綠繡花靴。臉子是一個骷髏，去骷髏眼裡生出兩隻手來。左手提着方天戟，右手結印。

有胆識

是

知縣大驚，問廟官：春秋祭賽何物？廟官覆知縣：春間賽七歲花男，秋間賽個女兒，都是地方歛錢，預先買貧戶人家兒女。臨祭時，將來背剪在柱上，剖腹取心。勸大王一盃，知縣大怒，教左右執下廟官送獄。勸罪下官初授一任，爲民父母，豈可枉害人性命？卽時教從人打那泥神，點火把廟燒做白地。一行人簇擁知縣上馬，只聽得喝道：大王來，大王來，問左右是甚大王。客將覆告是皂角林大王。知縣看時，紅紗引道，開裝銀鞍馬，上坐着一個鬼王，眼如漆丸，嘴尖數寸，粧束如廟中所見。知縣叫取弓箭來，一箭射去，昏天閉



日、霹靂交加、射百道金光、大風起、飛砂走石、不見了皂角林大王、人從扶策知縣、歸到縣衙、明日依舊判斷公事、衆父老下狀、要與皂角林大王重修廟宇、知縣焦燥、把衆父老趕出來、說這廣州有數般瘴氣、

欲說嶺南景

聞知便大憂

巨象成羣走

巴蛇捉對遊

鳩鳥藏枯木

含沙隱渡頭

野猿啼叫處

惹起故鄉愁

趙知縣自從燒了皂角林大王廟、更無些個事在任、治得路不拾遺、六不夜吠、豐稔年熟、時光似箭、不覺

三年新官上任、趙知縣帶了人從歸東京、在路行了幾日、離那廣新會縣有二千餘里、來到座館驛、喚做峯頭驛、知縣入那館驛安歇、僕從唱了下宿喏、到明朝天色已曉、趙知縣開眼看時、衣服箱籠都不見、叫人從時、沒有人應、叫管驛子、也不應、知縣披了被起來、開放閣門看時、不見一人、一騎、館驛前後並沒一人、荒忙出那館驛門外看時、

經年無客過

盡日有雲收

思量人從都到那裡去了、莫是被強寇劫掠、披著被、飛也似下那峰頭驛、行了數里、沒一個人家、趙知縣



長歎一聲自思量道休休生作湘江岸上人死作路  
途中之鬼遠遠地見一座草舍知縣道慚愧行到草  
舍見一個老丈便道老丈拜揖救趙再理性命則個  
那老兒見知縣披着被便道官人如何恁的打扮知  
縣道老丈再理是廣州新會縣知縣來到這峰頭驛  
安歇到曉人從行李都不見老兒道却不作怪也虧  
那老兒便交知縣入來取些舊衣服換了安排酒飯  
請他住了五六日又措置盤費攬掇知縣回東京去  
知縣謝了出門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到東京歸去  
那對門茶坊裏叫點茶婆婆認得我婆婆道官人失

望趙再理道我便是對門趙知縣歸到峰頭驛安歇  
到曉起來人從擔仗都不見一個罪過村間一老兒  
與我衣服盤費不止一日來到這裏婆婆道官人錯  
了對門趙知縣歸來兩個月了趙再理道先歸的是  
假我是真的婆婆道那得有兩個知縣再理道相煩  
婆婆叫我媽媽過來婆婆仔細看時果然和先前歸  
來的不差分毫只得走過去只見趙知縣在家坐地  
婆婆道了萬福却和外面一般的入到裏面見了媽  
媽道外面又有一個知縣歸來媽媽道休要胡說我  
只有一個兒子那得有兩個知縣來婆婆道且去看



一看走到對門趙再理道媽媽認得兒媽媽道漢子  
 休胡說我只有一个兒子那得兩個趙再理道兒是  
 真的兒歸到峰頭驛睡了一夜到曉人從行李都不  
 見了如此這般來到這裏看的人捋肩疊背擁約不  
 開趙再理粹着娘不肯放點茶的婆婆道生知縣時  
 須有個癩痕隱記媽媽道生那兒時脊背下有一搭  
 紅記脫下衣裳果然有一搭紅記看的人發一聲喊  
 先歸的是假的却說對門趙知縣問門前為甚亂嚷  
 院子道門前又一個知縣歸來趙知縣道甚人敢恁  
 的無狀我已歸來了如何又一個趙知縣出門看的

有心假也  
 要假得像  
 不似今人  
 假得全不

迎賓館談  
 是說非者  
 皆假也不  
 信者幾人  
 故  
 行李人從  
 和不見了  
 試問他告  
 詞文憑在

人都四散走開知縣道媽媽這漢是甚人如何扯住  
 我的娘無狀娘道我兒身上有紅記是真的趙知縣  
 也脫下衣裳衆人大喊一聲看那脊背上也有一搭  
 紅記衆人道作怪趙知縣送趙再理去開封府正直  
 大尹陞堂那先回的趙知縣公然冠帶入府與大尹  
 分賓而坐談是說非大尹先自信了反將趙再理喝  
 罵幾番便要用刑拷打趙再理理直氣壯不免將峰  
 頭驛安歇事情高聲抗辯大尹再三不決猛省思量  
 有告劄文憑是真的便問趙再理道你是真的告劄  
 文憑在那裏趙再理道在峰頭驛都不見了大尹台



不可天往  
其屍屍有  
死屍縣令  
內有無頭  
其屍屍有  
傷者事類  
類此

也詳他不  
倒

不着

旨教客將請假的趙知縣來太守問判縣郎中可有  
告劄文字在何處知縣道有令人去媽媽處取來呈  
上大尹叫趙再理你既是真的如何官告文憑却在  
他處再理道告大尹只因在峰頭驛失去了却問他  
幾年及第試官是兀誰當年做甚題目因何授得新  
會縣知縣大尹思量道也是問那假的趙知縣一一  
對答如趙再理所言竝無差誤大尹一發決斷不下  
那假的趙知縣歸家把金珠送與推欵司自古官不  
容針私通車馬推司接了假的知縣金珠開封府斷  
配真的出境直到兗州奉符縣兩個防送公人帶着

衣包雨傘押送上路不則一日行了三四百里路地  
名青巖山脚下前後都沒有人家公人對趙再理道  
官人商量句話你到牢城營裏也是擔土挑水作場  
殺你不如就這裏尋個自盡非干我二人之罪正是  
上命差遣蓋不由已我兩個去本地官司討得回文  
你便早死我們也得早早回京趙再理聽說叫苦連  
天罷罷死去陰司告狀理會當時顛做一團閉着眼  
等候棍子落下公人手裏把著棍子口裏念道善去  
陰司好歸地府恰纔舉棍要打只聽得背後有人大  
叫道防送公人不得下手謊得公人放下棍子看時

世間多少  
男子誤能



肯擔由良  
心於人不  
如此六七  
歲孤兒素  
矣

見一個六七歲孩兒裹着光紗帽綠襪衫玉束帶甜  
鞋淨襪來到目前公人問是誰說道我非是人說得  
兩個公人喏喏連聲便道他是真的趙知縣却如何  
打殺他我與你一笏銀好看承他到奉符縣若壞了  
他性命教你兩個都回去不得一陣風不見了小兒  
二人便對趙知縣道莫恠不知道是真的若得回東  
京切莫題名迤邐來到奉符縣牢城營端公交割了  
公人說上項事端公便安排書院請那趙知縣教兩  
個孩兒讀書不教他重難差役然雖如此坐過公堂  
的人却教他做這勾當好生愁悶難過日子不覺捱

了一年時遇春初往後花園閒步散悶見花柳生芽  
百禽鳴舞思想為官一場功名已付之度外奈何骨  
肉分離母子夫妻俱不相認不知前生作何罪業受  
此惡報糊口於此終無出頭之日淒然墮下淚來猛  
見一所池子思量不如就池裡投水而死早去陰司  
地府告理他歎了口氣覷着池裡一跳只聽得有人  
叫道不得投水回頭看時又見個光紗帽綠襪衫玉  
束帶孩兒道知縣婆婆教你三月三日上東峰東岳  
左廊下見九子母娘娘與你一件物事上東京報讐  
趙知縣拜謝道尊神如今在東京假趙某的是甚人



孩兒道是廣州皂角林大王說罷一陣風不見了，巴不得到三月三日，辭了端公往東峰東岱岳燒香。上得岳廟，望那左廊下見九子母娘娘，拜祝再三，轉出廟後，有人叫趙知縣，回頭看時，見一個孩兒挽着三個角兒，碁子布背心道：婆婆，你隨那小兒行半里田地看時，金釘朱戶，碧瓦雕樑，望見殿上坐着一個婆婆，眉分兩道，雪髻挽一窩絲，有三四個孩兒，叫恩人來了，如何叫趙知縣是恩人？他在廣州做知縣時，一年便救了兩個小廝，三年便救幾人性命，因此叫做恩人。知縣在階下拜求，婆婆便請知縣上殿來，且

小廝也知恩報恩世上負心人此可

此是以爲九子母也

坐安排酒來，數盃酒後，婆婆道：見今在東京奪你家室的，是皂角林大王，官司如何斷決得？我念你有救童男童女之功，却用救你，便叫第三個孩兒，你取將那件物事，孩兒手裏托着黃帕包着一個盒兒，婆婆去頭上拔一隻金釵，分付知縣道：你去那山腳下，一所大池邊，頭一株大樹，把金釵去那樹上敲三敲，那水面上定有夜叉出來，你說是九子母娘娘差來，便帶你到龍宮海藏取一件物事，在盒子內，便可往東京，壞那皂角林大王，知縣拜謝婆婆，便下東峰東岱岳來，到山腳下，尋見池子邊大樹，用金釵去敲三敲，



一陣風起，只見水面上，一個夜叉出來，問是甚人，便道：「奉九子母娘娘命，來見龍君。」夜叉便入去，不多時，復出來，叫知縣閉目，只聽得風雨之聲。夜叉叫開眼看時。

靄靄祥雲籠殿宇

依依薄霧罩回廊

夜叉教知縣把那盒子來，知縣便解開黃袱，把那盒子與夜叉。夜叉揭開盒蓋，去那殿角頭，叫惡物過來，只見一件東西，似龍無角，似虎有鱗，入于盒內，把盒蓋定，把黃袱包了，付與知縣，牢收。直到東京去，壞皂角林大王，夜叉依舊教他閉目，引出水中，知縣離了

東峰東岱岳，到奉符縣，一路上自思量，要去問牢城營端公，還是不去好。我是配來的罪人，定不肯放我去，留住，便壞了我的事。不如一逕取路，過了奉符縣，趁金水銀堤汴河船，直到東京，開封府前，大聲叫屈。我是真的趙知縣，却配我到兗州奉符縣，如今占住我渾家的，不是人。是廣州新會縣皂角林大王，衆人都擁將來看，便有做公的，捉入府來，驅到廳前，塔下大尹問道：「配去的罪人，輒敢道我打斷不明。」趙知縣告大尹再理，授得廣州新會縣知縣。第一日打斷公事，忽然打一個噴嚏，廳上廳下人都打噴嚏，客將稟



覆離縣九里有座皂角林大王廟。廟前有兩林皂角樹，多年蛀成末，無人敢動。判縣郎中不會拈香，所以大王顯靈，吹皂角末來打噴嚏。再理即時備馬往廟拈香，見神道形容怪異，眼裡伸出兩隻手來問廟祝。春秋祭賽何物，覆道春賽祭七歲花男，秋賽祭一童女，背綁在將軍柱上，剖腹取心供養。再理即時將廟官送獄，寃罪焚燒了廟宇神像。回來路上，又見喝大王來，紅紗照道，再理又射了一箭，次後無事。捩指三年任滿，到半路館驛安歇，到天明起來，三十餘人從者不見一人，上至頭巾，下至衣服，竝不見，只得披着

被走鄉中，虧一個老兒贈我衣服盤費，得到東京。不想大尹將再理斷配去奉符縣，因上東峰東岱岳遇九子母娘娘，得其一物，在盒子中能壞得皂角林大王。若請那假知縣來，壞他不得，甘罪無辭。大尹道：你且開盒子先看一看，是甚物件。再理告大尹看不得，揭開後，壞人性命。大尹教押過一邊，即時請將假知縣來到廳坐下。大尹道：有人在此告判縣郎中非人，乃是廣州新會縣皂角林大王，假知縣聽說面皮通紅，問道：是誰說的大尹道：那真趙知縣上東峰東岱岳遇九子母娘娘所說，假知縣大驚倉惶欲走。那真



的趙知縣在階下，也不等大尹台旨，解開黃袱，揭開盒子，只見風雨便下，伸手不見掌，須臾雲散風定，就廳上不見了假的知縣。大尹說得戰做一團，只得將此事奏知道君皇帝，降了三個聖旨：第一問封府問官，追官勒停；第二趙知縣認了母子，仍舊補官；第三廣州一境不許供養神道。趙知縣到家，母親妻子號淘大哭，怎知我兒却是真的，叫那三十餘人從問時，覆道驛中五更前後，教備馬起行。怎知是假的，衆人都來賀喜，問盒中是何物，便壞得皂角林大王。趙知縣道：下官亦不認得是何物，若不是九子母娘娘，滿

假而母  
不認子妻  
失夫僕  
小辨主假  
為官如

門被這皂角林大王所壞，須往東峰東岱岳燒香拜謝。則個即便揀日，帶了媽媽、渾家、僕從，上汴河船，直到兗州奉符縣，謝了端公。那端公曉得是真趙知縣，奉承不迭，住了三兩日，上東峰東岱岳來，入得廟門，徑來左廊下，謝那九子母娘娘，燒罷香，拜謝出門。媽媽和渾家先下山去，趙知縣帶兩個僕人往山後間行，見怪石上坐一個婆婆，顏如瑩玉，叫一聲趙再理，你好喜也。趙知縣上前認時，便是九子母娘娘。趙知縣即時拜謝，娘娘道：早來祈禱之事，吾已都知。盒子中物，乃是東峰東岱岳一個狐狸精，皂角林大王，乃



是陰鼠精非狸不能捕鼠知縣不妨到御前奏上宣揚道力道罷一陣風不見了趙知縣駭然大驚下山來對媽媽渾家說知感謝不盡直到東京奏知道君皇帝此時道教方當盛行降一道聖旨逢州遇縣都蓋九子母娘娘神廟至今廟宇猶有存者詩云

世情空假不空真  
信假疑真害正人  
若是世人能辨假  
真人不用訴明神

第三十六卷 終

第三十七卷

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春濃花艷佳人膽  
講論只憑三寸舌

月黑風高壯士心  
秤評天下淺和深

話說出東襄陽府唐時喚做山南東道這襄陽府城中一箇員外姓萬人叫做萬員外這箇員外排行第三人叫做萬三官人在襄陽府市心裏住一壁開着乾茶舖一壁開着茶坊家裏一箇茶博士姓陶小名叫做鐵僧自從小時候縮着角兒便在萬員外家中掉盞子養得長成二十餘歲是箇家生孩兒當日茶市



罷萬員外在布簾底下張見陶鐵僧這廝樂四十五見錢在手裏萬員外道且看如何元來茶博士市語喚做走州府且知道市語說今日走到餘杭縣這錢一日只稍得四十五錢餘杭是四十五里若說一聲走到平江府早一日稍三百六十足若還信腳走到西川成都府一日却是多少里田地萬員外望見了且道看這廝如何只見陶鐵僧樂了四五十錢鷹鷂望看布簾裏面約莫沒人見把那見錢懷中便捥萬員外慢騰騰地掀開布簾出來櫃身裏橈子上坐地則見陶鐵僧舒手去懷裏摸一摸喚做自搜腰間解下衣帶取下布袱兩隻手提住布袱角向空一抖拍着肚皮和腰意思間分說教萬員外看道我不曾偷你錢萬員外叫過陶鐵僧來問道方纔我見你樂四五十錢在手裏望這布簾裏一望了便捥了你實對我說錢却不計利害見你解了布袱空中抖一抖真箇瞞得我好你這錢藏在那裏說與我我到饒你若不說送你去官司陶鐵僧又大拇指不離方寸地道告員外實不敢相瞞是有四五十錢安在一箇去處那廝指道安在掛着底浪蕩燈鐵片兒上萬員外把橈子站起脚上去果然是一槩兒安着四五十錢萬



是个財主  
并法不偏  
水滸

員外復身再來橈上坐地叫這陶鐵僧來問道你在  
我家裏幾年陶鐵僧道從小裏隨先老底便在員外  
宅裏掉茶盞抹托子自從老底死後罪過員外收雷  
養得大却也有十四五年萬員外道你一日只做偷  
我五十錢十日五百一箇月一貫五百一年十八貫  
十五來年你偷了我二百七十貫錢如今不欲送你  
去官司你且閒休當下發遣了陶鐵僧這陶鐵僧辭  
了萬員外收拾了被包離了萬員外茶坊裏這陶鐵  
僧小後生家尋常和囉槌不曾收拾得一箇包裹裏  
有得些箇錢物沒十日都使盡了又被萬員外分付

人而不  
疾之已甚

蓋一襄陽府開茶坊底行院這陶鐵僧沒經紀無討  
餬喫處當時正是秋間天色古人有一首詩道

柄柄芰荷枯 葉葉梧桐墜  
細雨灑霏微 催促寒天氣  
蛩吟敗草根 鴈落平沙地  
不是路迷人 怎知這滋味

一陣價起底是秋風一陣價下底是秋雨陶鐵僧當  
初只道是除了萬員外不要得我別處也有經紀處  
却不知喫這萬員外都分付了行院沒討飯喫處那  
廝身上兩件衣裳生絹底衣服漸漸底都曹破了黃



草衣裳漸漸底捲將來，曾記得建康府中二官人有一詞兒，名喚做鷓鴣天。

黃草秋深最不宜，肩穿袖破使人悲，領單色舊  
襖先捲，怎奈金風早晚吹，纔掛體，皺雙眉，出門  
羞赧見相知，鄰家女子低聲問，覓與奴糊隔帛  
兒。

陶鐵僧看着身上黃草布衫捲將來，風颼颼地起，便  
再來周行老家中來，心下自道：萬員外忒恁地毒害，  
便做我拿了你三五十錢，你只不使我便了，那箇猫  
兒不偷食，直分付盡一襄陽府開茶坊底教不使我。

致令我而今沒討飯喫處，這一秋一冬，却是怎地計  
結做甚麼是得正恁地思量，則見一箇男女來行老  
家中道：行老，我問你借一條匾擔，那周行老便問道：  
你借匾擔做甚麼？那箇哥哥道：萬三員外女兒萬秀  
娘死了，夫婦今日歸來，我問你借匾擔去挑籠仗，則  
箇陶鐵僧自道：我若還不被趕了，今日我定是同去  
搬擔，也有百十錢，撰當時越思量越煩惱，轉恨這萬  
員外。陶鐵僧道：我如今且出城去，看這萬員外女兒  
歸怕路上，見他告這小娘子，則箇怕勸得他爹爹再  
去求得這經紀也好。陶鐵僧攬開脚，出這門去相次。

鐵僧初意  
是言原非  
必不可用  
之人



到五里頭，獨自行，身上又不齊不整，一步懶了一步，正恁地行，只聽得後面一箇人叫道：鐵僧，我叫你回頭看那叫底人時，却是

人材凜凜，掀翻地軸，鬼磨王容貌堂堂，撼動天

關夜叉將

陶鐵僧唱喏道：大官人，叫鐵僧做甚麼？大官人道：我幾遍在你茶坊裏喫茶，都不見你。鐵僧道：上覆大官人，這萬員外不近道理，趕了鐵僧多日，則恁地趕了鐵僧。兀自來利害，如今直分付一襄陽府開茶坊行院，教不得與鐵僧經紀。大官人看鐵僧身上衣裳都

破了，一陣秋風起，飯也不知在何處喫，不是今秋餓死，定是今冬凍死。那大官人問道：你如今却那裏去？鐵僧道：今日聽得說萬員外底女兒萬秀娘死了，夫婿帶着一箇房臥，也有數萬貫錢物，到晚歸來，欲待攔住萬小娘子告他，則箇大官人聽得道是

入山擒虎易

開口告人難

大官人說：大丈夫告他做甚麼？把似告他，何似自告。自便把指頭指一箇去處，叫鐵僧道：這裏不是說話處。隨我來，兩箇離了五里頭大路，入這小路上來，見一箇小小地莊舍，寂靜去處，這座莊。



前臨剪徑道，背靠殺人岡，遠看黑氣冷森森，近視令人心膽喪，料應不是孟嘗家，只會殺人并放火。

大官人見莊門閉着，不去敲那門，就地上捉一塊磚，兒撒放屋上，須刻之間，聽得裏面掣玷抽櫃，開放門，一箇大漢出來，看這箇人，兜腮捲口，面上刺着六箇大字，這漢不知怎地，人都叫他做大字焦吉，出來與大官人廝叫了，指着陶鐵僧問道：「這箇是甚人？」大官人道：「他今日看得外婆家，報與我是好一拳買賣，三箇都入來。」大字焦吉家中，大官人腰裏把些碎銀子，

教焦吉買些酒和肉來，共喫陶鐵僧喫了，便去打聽消息，回來報說道：「好教大官人得知，如今籠仗什物，有二十來擔，都搬入城去了，只有萬員外底女兒萬秀娘，與他萬小員外，一箇當直，喚做周吉，一擔細軟頭面金銀錢物籠子，共三箇人，兩匹馬，到黃昏前後，到這五里頭，要趕門人去，大官人聽得說，三人把三條朴刀，叫鐵僧隨我來，去五里頭林子前等候，果是黃昏左右，萬小員外和那萬秀娘當直，周吉兩箇使馬的，共五箇人，待要入城去，行到五里頭，見一所林子，但見



遠觀似突兀雲頭，近看似倒懸兩腳，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

那五箇人方纔到林子前，只聽得林子內大喊一聲，叫道：「紫金山三百箇好漢，且未消出來，恐怕唬了小員外共小娘子，三箇好漢，三條朴刀，唬得五箇人頂門上蕩了三魂，腳板下走了七魄，兩箇使馬底都走了，只畱下萬秀娘、萬小員外、當直周吉三人。」大漢道：「不壞你性命，只多畱下買路錢。」萬小員外教周吉把與他周吉取一錠二十五兩銀子，把與這大漢。那焦吉見了道：「這廝却不因耐你，我們却只直你一錠銀子。」

子金起手中朴刀，看着周吉要下手了，那萬小員外和萬秀娘道：「如壯士要時，都把去不妨。」大字焦吉擔着籠子，却待入這林子去，只聽得萬小員外叫一聲：「道鐵僧，却是你來劫我，唬得焦吉放了擔子，道：『却不利害，若放他們去，明日襄陽府下狀，捉鐵僧一箇去。我兩箇怎地計結都趕來，看着小員外，手起刀舉，道：』」

身如柳絮飄颻

命似藕絲將斷

大字焦吉一下朴刀，殺了萬小員外，和那當直周吉，拖這兩箇死屍入林子裏面去，擔了籠仗，陶鐵僧牽



萬秀娘忍  
小恥而報  
大仇是六  
有作朋友

了。小員外底馬，大官人牽了萬秀娘底馬。萬秀娘道：告壯士，饒我性命，則箇當夜都來焦吉莊上來。連夜敲開酒店門，買些箇酒，買些箇食，喫了，打開籠，仗裏金銀細軟頭面物事，做三分，陶鐵僧分了一分，焦吉分了一分，大官人也分了一分。這大官人道：物事都分了，萬秀娘却是我要待把來做箇扎寨夫人。當下只留這萬秀娘在焦吉莊上。萬秀娘離不得是把箇甜言美語，啜持過來。在焦吉莊上，不則一日，這大官人無過是出路時，捨金劫銀。在家時，飲酒食肉，一日大醉，正是

三盃竹葉穿心過

兩朶桃花上臉來

萬秀娘問道：你今日也說大官人，明日也說大官人，你如今必竟是我底丈夫。

犬馬尚分毛色

為人豈無姓名

敢問大官人姓甚名誰，大官人乘着酒興，就身上指出一件物事來，道是我是襄陽府上一箇好漢，不認得時，我說與你道，教你

頂門上走了三竄

腳板下蕩散七魄

掀起兩隻腿上，間朱刺着底文字，道這箇便是我姓名。我便喚做十條龍苗忠，我却說與你，原來是



壁間猶有耳

窗外豈無人

大字焦吉在窗子外面聽得說道你看我哥哥苗大官人却沒事說與他姓名做甚麼。走人來道哥哥你只好推了這牛子休元來強人市語喚殺人做推牛子。焦吉便要教這十條龍苗忠殺了萬秀娘喚做

斬草除根萌芽不發。斬草若不除根春至萌芽

再發。

苗忠那裏肯聽焦吉說便向焦吉道錢物平分我只有一件偏倍得你們些子你却恁地喫不得要來害他我也不過只要他做箇札寨夫人又且何妨焦

吉道異日却爲這婦女變做箇利害却又不壞了我。忽一日等得苗忠轉腳出門去焦吉道我幾回說與我這哥哥教他推了這牛子左右不肯把似你今日不肯明日又不肯不如我與你下手推了這牛子免致後患那焦吉懷裏和鞘攬着一把尖長靶短背厚刀薄八字尖刀。走入那房裏來萬秀娘正在房裏坐地只見焦吉掣那尖刀執在手中左手摔住萬秀娘右手提起那刀方欲下手只見一箇人從後面把他腕子一捉捉住焦吉道你却真箇要來壞他也不看我面焦吉回頭看時便是十條龍苗忠那苗忠道只



亂了莊更  
不可知矣  
苗忠道

消叶他離了你這莊裏便了何須只管要壞他當時  
焦吉見他恁地說放下了當日天色晚了

紅輪西墜玉兔東生佳人秉燭歸房江上漁翁  
罷釣螢火點開青草面瞻光穿破碧雲頭

到一更前後苗忠道小娘子這裏不是安頓你去處  
你須見他們行坐時只要壞你萬秀娘道大官人你  
如今怎地好苗忠道容易事便背了萬秀娘夜裏走  
了一夜天色漸漸曉到一所莊院苗忠放那萬秀娘  
在地上敲莊門裏面應道便來不移時一箇莊客出  
來苗忠道報與莊主說道苗大官人在門前莊客入

夫報了莊主那莊中一箇官人出來怎地打扮且看  
那官人

背繫帶磚項頭巾着鬪花青羅褶子腰繫襪頭  
褶袴脚穿時樣絲鞋

兩箇相揖罷將這萬秀娘同來草堂上三人分賓主  
坐定苗忠道相煩哥哥甚不合寄這箇人在莊上則  
箇官人道留在此間不妨苗忠向那人同喫了幾碗  
酒喫些箇早飯苗忠掉了自去那官人請那萬秀娘  
來書院裏說與萬秀娘道你更知得一事麼十條龍  
苗大官人把你賣在我家中了萬秀娘聽得道簌簌



地兩行淚下，有一首鷓鴣天道是

碎似真珠顆顆停，清如秋露臉邊傾。灑時點盡  
湘江竹，感處曾摧數里城。思薄倖，憶多情，玉纖  
彈處暗銷魂。有時看了鮫綃上，無限新痕壓舊  
痕。

萬秀娘哭了，口中不說，心下尋思道：苗忠底賊，你劫  
了我錢物，殺了我哥哥，又殺了當直周吉，姦騙了我  
身已，剗地把我來賣了，教我如何活得則好過了數  
日。當夜天昏地慘，月色無光，各自都去睡了。萬秀娘  
移步出那脚子門，來後花園裏，仰面觀天，禱祝道：我

這爹爹萬員外，想是你尋常不近道理，而今教我受  
這折罰，有今日之事。苗忠底賊，你劫了我錢物，殺了  
我哥哥，殺了我當直周吉，騙了我身已，又將我賣在  
這裏，就身上解下抹胸，看着一株大桑樹上，掉將過  
去。道哥哥員外，陰靈不遠，當直周吉，你們在鬼門關  
下相等，我生為襄陽府人，死為襄陽府鬼，欲待把那  
頸項伸在抹胸裏自弔，忽然黑地裏，隱隱見假山子  
背後一箇大漢，手裏把着一條朴刀，走出來，指着萬  
秀娘道：不得做聲，我都聽得你說底話。你如今休尋  
死處，我救你出去，不知如何。萬秀娘道：恁地時，可知



是盜中有  
君子  
亦有賊盜

道好，敢問壯士姓氏。那大漢道：我姓尹，名宗。我家中有八十歲底老母，我尋常孝順，人都叫做孝順尹宗。當初來這裏指望偷些箇物事賣來，養這八十歲底老娘。今日却限撞着你，也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救你出去，却無他事，不得慌，把這萬秀娘一肩肩到園牆根底，用力打一聳。萬秀娘騎着牆頭，尹宗把朴刀一點，跳過牆去，接這萬秀娘下去。一背背了，方纔待行，則見黑地裏把一條筆頭鎗，看得清，喝聲道：着！向尹宗前心，便擡將來，挖折地一聲響。這漢是圍牆外面巡邏底，見一箇大漢把條朴刀跳過牆來，背着一箇婦女，一筆頭鎗擡將來，黑地裏尹宗側身躲過，一鎗擡在牆上，正搖索那鎗頭不出。尹宗背了萬秀娘，提着朴刀，拽開脚步，便走。相次走到尹宗家中，尹宗在路上說與萬秀娘道：我娘却是怕人，不容物。你到我家中，實把這件事說與我娘道。萬秀娘听得道好，已得到家中，尹宗底娘聽得道：兒子歸來，那婆婆開放門，便着手來接這兒子，將為道：兒子背上偷得甚底物事了？喜歡則見兒子背着一箇婦女，婆婆不問事由，擎起一條柱杖，看着尹宗，落夾背便打，也打了三四柱杖道：我教你去偷些箇物事來養我老，你却

箇婦女，一筆頭鎗擡將來，黑地裏尹宗側身躲過，一鎗擡在牆上，正搖索那鎗頭不出。尹宗背了萬秀娘，提着朴刀，拽開脚步，便走。相次走到尹宗家中，尹宗在路上說與萬秀娘道：我娘却是怕人，不容物。你到我家中，實把這件事說與我娘道。萬秀娘听得道好，已得到家中，尹宗底娘聽得道：兒子歸來，那婆婆開放門，便着手來接這兒子，將為道：兒子背上偷得甚底物事了？喜歡則見兒子背着一箇婦女，婆婆不問事由，擎起一條柱杖，看着尹宗，落夾背便打，也打了三四柱杖道：我教你去偷些箇物事來養我老，你却



沒事背這婦女歸來則甚。那尹宗擗了三四柱杖，未敢說與娘道。萬秀娘見那婆婆打了兒子，肚裏便怕。尹宗却放下萬秀外，教他參拜了婆婆，把那前面話對着婆婆說了一遍。道謝尹宗救妾性命。婆婆道：「何不早說？」尹宗便問娘道：「我如今送他歸去，不知如何？」婆婆問道：「你而今怎地送他歸去？」尹宗道：「路上似姊妹解房時，便說是哥哥妹妹。婆婆道：「且待我來教你。即時走入房裏去，取出一件物事，婆婆提出一領千補百袖舊紅袖背心，披在萬秀娘身上，指了尹宗道：「你見我這件袖背心，便似見娘一般。路上切不可。」

胡亂生事淫污這婦女。萬秀娘辭了婆婆，尹宗春背上背着萬秀娘，迤邐取路待要奔這襄陽府路上來。當日天色晚，見一所客店，姊妹兩人解了房，討些飯喫了。萬秀娘在客店內床上睡，尹宗在床面前打鋪。夜至三更前後，萬秀娘在那床上睡不着，肚裏思量道：「荷得尹宗救我，便是我重生父母，再長爺娘一般。只好嫁與他，共做箇夫妻，謝他。」萬秀娘移步下床，款款地搖覺尹宗道：「哥哥，有三二句話與哥哥說。妾荷得哥哥相救，別無答謝，有少事拜覆，未知尊意如何。」尹宗見說，拏起朴刀在手道：「你不可胡亂。」萬秀娘心



裏道我若到家中，正嫁與他，尹宗定不肯胡亂做些箇得。這尹宗却是大孝之人，依娘言語不肯胡行。萬秀娘見他焦躁，便轉了話道：哥哥若到襄陽府，怕你不須見我爹爹媽媽。尹宗道：只是恁地時，不妨來日到襄陽府城中，我自回，你自歸去。到得來日，尹宗背着萬秀娘，走相將到襄陽府，則有得五七里田地，正是。

遙望樓頭城不遠

順風聽得管絃聲

看看望見襄陽府，平白地下一陣雨。

雲生東北霧湧西南，須臾倒甕傾盆，頃刻懸河。

注海

這陣雨下了不住，却又沒處躲避。尹宗背着萬秀娘，落路來，見一箇莊舍，要去這莊裏躲雨，只因來這莊裏，教兩人變做

青雲有路，翻爲苦楚之人，白骨無墳，變作失鄉之鬼。

這尹宗分明是推着一車子，沒興骨頭，入那千萬丈琉璃井裏。這庄却是大字焦吉家裏，萬秀娘見了焦吉那莊，目睜口癡，同知所措。焦吉見了萬秀娘，又不敢問，正恁地躊躇，則見一箇人，喫得八分來醉，提着



一。條。朴。刀。從。外。來。萬。秀。娘。道。哥。哥。兀。底。便。是。劫。了。我。底。十。條。龍。苗。忠。尹。宗。听。得。道。提。手。中。朴。刀。奔。那。苗。忠。當。時。苗。忠。一。條。朴。刀。來。迎。這。尹。宗。元。來。有。三。件。事。奈。何。尹。宗。不。得。第。一。是。苗。忠。醉。了。第。二。是。苗。忠。沒。心。尹。宗。有。心。第。三。是。苗。忠。是。賊。人。心。虛。苗。忠。自。知。奈。何。尹。宗。不。得。提。着。朴。刀。便。走。尹。宗。把。一。條。朴。刀。趕。將。來。走。了。一。里。田。地。苗。忠。却。遇。着。一。堵。牆。跳。將。過。去。尹。宗。只。顧。趕。將。來。不。知。大。字。焦。吉。也。把。一。條。朴。刀。却。在。後。面。把。那。尹。宗。壞。了。性。命。果。謂。是

螳螂正是遭黃雀

豈解提防挾彈人

那。尹。宗。一。箇。怎。抵。當。得。兩。人。不。多。時。前。面。焦。吉。後。面。苗。忠。兩。箇。回。來。苗。忠。放。下。手。裏。朴。刀。右。手。換。一。把。尖。長。靶。短。背。厚。刃。薄。八。字。尖。刀。左。手。摔。住。萬。秀。娘。胸。前。衣。裳。罵。道。你。這。箇。賤。人。却。不。是。耐。你。幾。乎。教。我。喫。這。大。漢。壞。了。性。命。你。且。喫。取。我。幾。刀。正。是

故將挫玉摧花手

來折江梅第一枝

那。萬。秀。娘。見。苗。忠。刀。舉。生。一。箇。急。計。一。隻。手。托。住。苗。忠。腕。子。道。且。住。你。好。沒。見。識。你。情。知。道。我。又。不。識。這。箇。大。漢。姓。甚。名。誰。又。不。知。道。他。是。何。等。樣。人。不。問。事。由。背。着。我。去。恰。好。走。到。這。裏。我。便。認。得。這。裏。是。焦。吉。



莊上故意教他行這路。特地來尋你。如今你倒壞了。我却不是錯了。苗忠道：你也說得是。把那刀來入了鞘。却來啜醋。萬秀娘道：我爭些箇錯壞了你。正恁地說。則見萬秀娘左手拌住苗忠右手。打一箇漏風掌。打得苗忠耳門上似起一箇霹靂。那苗忠

睜開着下眼

咬碎口中牙

那苗忠怒起來。却見萬秀娘說道：苗忠底賊。我家中有八十歲底老娘。你共焦吉壞了我性命。你也好休道罷。僻然倒地。苗忠方省得是這尹宗附體。在秀娘身上。即時扶起來。救得甦醒。當下都沒甚話說。却說

這萬員外打聽得兒子萬小員外和那當直周吉被人殺了。兩箇死屍在城外五里頭林子裏。更劫了一萬餘貫家財。萬秀娘不知下落。去襄陽府城裏下狀。出一千貫賞錢。捉殺人。劫賊那裏便捉得萬員外。自備一千貫。過了幾箇月。沒捉人處。州府賞錢和萬員外賞錢。共添做三千貫。明示榜文。要捉這賊。則是沒捉處。當日萬員外鄰舍一箇公公。七十餘歲。養得一箇兒子。小名叫做合哥。大伯道：合哥。你只管躲懶。沒箇長進。今日也好去上行些箇山亭兒來賣。合哥挑着兩箇土袋。攬着二三百錢來。焦吉莊裏問焦吉上行



些箇山亭兒、揀幾箇物事、喚做

山亭兒

庵兒

寶塔兒

石橋兒

屏風兒

人物兒

買了幾件了、合哥道、更把幾件好樣式、底山亭兒、賣與我、大字焦吉道、你自去屋角頭窗子外面、自揀幾箇、當時合哥移步來窗子外面、正在那裏揀山亭兒、則听得窗子裏面一箇人、低低地叫道、合哥、那合哥聽得、道這人好似萬員外底女兒聲響、合哥道、誰叫我、應聲道、是萬秀娘叫、那合哥道、小娘子你如何在這裏、萬秀娘說、一言難盡、我被陶鐵僧領他們劫我

秀娘步  
精細

在這裏、相煩你歸去、說與我爹爹媽媽、教去下狀、差人來捉這大字焦吉、十條龍苗忠、和那陶鐵僧、如今與你一箇執照歸去、就身上解下一箇刺繡香囊、從那窗窟籠子掉出自人去、合哥接得、貼腰攬着、還了焦吉山亭兒、錢挑着擔子便行、焦吉道、你這廝在窗子邊、和甚麼人說話、謊得合哥一似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水雪水

合哥放下山亭兒擔子、看着焦吉道、你見甚麼、便說我和兀誰說話、焦吉探那窗子裏面、真箇沒誰、擔起擔子便走、一向不歇脚、直入城來、把一擔山亭兒、和



起  
擔一時盡都把來傾在河裏。掉臂揮拳歸來。爺見他空手歸來。問道：山亭兒在那里？合哥應道：傾在河裏了。問道：擔子呢？應道：擲在河裏。匾擔呢？應道：擲在河裏。大伯焦躁起來。道：打殺這廝！你是甚意思？合哥道：三千貫賞錢。劈面地來。大伯道：是如何？合哥道：我見萬員外女兒萬秀娘在一箇去處。大伯道：你不得胡說。他在那裏？合哥就懷裏取出那刺繡香囊。教把看了。同去萬員外家裏。萬員外見說。看了香囊。叫出他這媽媽來。看見了刺繡香囊。認得真箇是秀娘手迹。舉家都哭起來。萬員外道：且未消得哭。即時同合哥

來州裏下狀。官司見說。即時差土兵二十餘人。各人盡帶着器械。前去緝捉。這場公事。當時教這合哥引着一行人。取苗忠莊上去。即時就公廳上。責了限狀。唱罷諾。迤邐登程而去。真箇是

箇箇威雄似虎。人人猛烈如龍。雨具麻鞋。行纏搭膊。手中杖牛頭鎗。撥互叉鼠尾刀。畫皮弓。柳葉箭。在路上饑食渴飲。夜住曉行。纔過杏花村。又經芳草渡。好似皂鵬追紫燕。渾如餓虎趕黃羊。

其時合哥兒一行到得苗忠莊上。分付教衆緝捕人。



且休來待我先去探問多時不見合哥兒回來那衆人商議道想必是那苗忠知得這事將身躲了合哥回來與衆人低低道作一計引他他便出來離不得到那苗忠莊前莊後打一觀看不見蹤由衆做公底人道是那苗忠每常間見這合哥兒來家中如父母看待這番却是如何別商量一計先教差一人去用火燒了那苗忠莊便知苗忠躲在那裏苗忠一見土兵燒起那莊子便提着一條朴刀向西便走做公底一發趕將來正是

有似皂鵬追困鴈

渾如雪鷲打寒鳩

那十條龍苗忠慌忙跑去到一箇林子前苗忠入這林子內去方纔走得十餘步則見一箇大漢渾身血汚手裏搦着一條朴刀在林子裏等他便是那喫他壞了性命底孝順尹宗在這裏相遇所謂是

勸君莫要作冤讐

狹路相逢難躲避

苗忠認得尹宗了欲待行被他攔住路正恁地進退不得後面做公底趕上將一條索子縛了苗忠并大字焦吉茶博士陶鐵僧解在襄陽府來押下司哩院繃爬弔拷一一勘正三人各自招伏了同日將大字焦吉十條龍苗忠茶博士陶鐵僧押赴市曹照條處



斬合哥便請了那三千貫賞錢萬員外要報答孝義  
尹宗差人迎他母親到家奉養又去官中下狀用錢  
就襄陽府城外五里頭為這尹宗起立一座廟宇直  
到如今襄陽府城外五里頭孝義廟便是這尹宗底至  
今占跡尚存香煙不斷話名只喚做山亭兒亦名十  
條龍陶鐵僧孝義尹宗事跡後人評得好

萬員外刻深招禍

陶鐵僧窮極行兇

生報仇秀娘堅忍

死為神孝義尹宗

第三十八卷

蔣淑真刎頸鴛鴦會

眼意心期卒未休

暗中終擬約登樓

光陰負我難相偶

情緒牽人不自由

遙夜定憐香蔽膝

悶時應弄玉搔頭

櫻桃花謝梨花發

腸斷青春兩處愁

右詩單說着情色二字此二字乃一體一用也故色  
絢於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雖亘古迄今  
仁人君子弗能忘之晉人有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慧遠曰情色覺如磁石遇鍼不覺合為一處無情之



物尚爾，何況我。終日在情裏，做活計。耶如今只管說這情色二字，則甚。且說個臨淮武公業，於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弱不勝綺羅，善秦聲，好詩弄筆，公業甚嬖之。比鄰乃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其子趙象，端秀有文學，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而神氣俱喪，廢食思之。遂厚賂公業之閹人，以情相告，閹有難色，後為賂所動，令妻伺非烟閑處，具言象意。非烟聞之，但含笑而不答。閹媼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薛濤箋題一絕於上，詩曰：

天下何事不為賂所取

綠暗紅稀起暝烟

獨將幽恨小庭前

沉沉良夜與誰語

星隔銀河月半天

寫訖密緘之，祈閹媼達於非烟。非烟讀畢，吁嗟良久，向媼而言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今生薄福，不得當之。嘗嫌武生粗悍，非青雲器也。乃復酬篇寫於金鳳箋，詩曰：

畫簷春燕須知宿

蘭浦雙鴛肯獨飛

長恨炎源諸女伴

等閒花裏送郎歸

封付閹媼，令遺象。象啓緘，喜曰：吾事諧矣。但靜坐焚香，時時虔禱，以候越數日，將夕，閹媼促步而至，笑且

情語



天下又何事不為念所敗

拜曰趙郎願見神僊否象驚連問之傳非烟語曰功曹今夜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庭即君之前垣也若不渝約好專望來儀方可候晤詰罷既睡黑象乘梯而登非烟已置重榻於下既下見非烟艷粧盛服迎入室中相携就寢盡繾綣之意焉及曉象執非烟手曰接傾城之貌挹希世之人已擔幽明永奉歡狎言訖潛歸茲後不盈旬日常得一期於後庭矣展幽徹之恩罄宿昔之情以為鬼鳥不知人神相助如是者周歲無何非烟數以細故撻其女奴奴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勿揚聲我當自察之後至堂

可憐

趙象畢竟  
終身不安

直日乃密陳狀請假迨夜如常入直遂潛伏里門俟暮鼓既作躡足而回循牆至後庭見非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睨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象覺跳出公業持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非烟詰之非烟色動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撻血流非烟但云生則相親死亦無恨遂飲盃水而絕象乃變服易名遠竄於江湖間稍避其鋒焉可憐雨散雲消花殘月缺且如趙象知機識務離脫虎口免遭毒手可謂善悔過者也於今又有個不識竅的小二哥也與個婦人私通日日貪權朝朝迷戀後惹出一場禍來



屍橫刀下，命赴陰間，致母不得侍，妻不得顧，子號寒於嚴冬，女啼饑于永晝，靜而思之，着何來由，况這婦人不害了你一條性命了，真個

娥眉本是嬋娟，殺盡風流世上人。

此詞書於街坊婦人，即之態，寫曲盡，亦能手也。

說話的你道這婦人住居何處，姓甚名誰，元來是浙江杭州府武林門外落鄉村中，一個姓蔣的生的女兒，小字泚真，生得甚是標致，臉襯桃花，比桃花不紅，不白，眉分柳葉，如柳葉猶細，猶彎，自小聰明，從來機巧，善描龍而刺鳳，能剪雪以裁雲，心中只是好些風月，又飲得幾盃酒，年已及笄，父母議親，東也不成，西

也不就，每與鑿穴之私，常感傷春之病，自恨芳年不偶，鬱鬱不樂，垂簾不捲，羞殺紫燕雙飛，高閣慵凭，厭聽黃鶯並語，未知此女幾時得偶，素願因成，商調醋葫蘆，小令十篇繫於事後，少述斯女始末之情，奉勞歌伴先聽格律，後聽蕪詞。

湛秋波兩剪，明露金蓮三寸小，弄春風楊柳細，身腰比紅兒態，度應更嬌，他生得諸般齊妙，縱司空見慣也，竟消。

况這蔣家女兒，如此容貌，如此伶俐，緣何豪門巨族，王孫公子，文士富商，不行求聘，却這女兒心性有些



蹠蹠描眉畫眼傳粉施朱梳個縱鬢頭兒着件叩身  
衫子做張做勢喬模喬樣或倚檻凝神或臨街獻笑  
因此閩里皆鄙之所以遷延歲月頓失光陰不覺二  
十餘歲隔鄰有一兒子名叫阿巧未曾出幼常來女  
家嬉戲不料此女已動不正之心有日矣况阿巧不  
甚長成父母不以為怪遂得通家往來無間一日女  
父母他適阿巧偶來其女相誘入室強合焉忽聞扣  
戶聲急阿巧驚遁而去女父母至家亦不知也且此  
女慾心如熾久渴此事自從情竇一開不能自已阿  
巧回家驚氣衝心而殞女聞其死哀痛彌極但不敢

形諸顏頰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鎖脩眉恨尚存痛知心人已亡霎時間雲雨散  
巫陽自別來幾日行坐想空撇下一天情況則  
除是夢裏見才郎

這女兒自因阿巧死後心中好生不快活自思量道  
皆由我之過送了他青春一命日逐蹀躞不下倏爾  
又是一個月來女兒晨起梳粧父母偶然視聽其女  
顏色精神語言恍惚老兒因謂媽媽曰莫非泚真做  
出來了殊不知其女春色飄零蝶粉蜂黃都退了韶  
華狼藉花心柳眼已開殘媽媽老兒互相埋怨了一



會只怕親戚恥笑常言道女大不中留留在家中却如私鹽包兒脫手方可不然直待事發弄出醜來不好看那媽媽和老兒說罷央王嫂嫂作媒將高就低添長補短發落了罷一日王嫂嫂來說嫁與近村李二郎為妻且李二郎是個農庄之人又四十多歲只圖美貌不計其他過門之後兩個頗說得着瞬息間十有餘年李二郎被他徹夜盤弄衰憊了年將五十之上此心已灰奈何此婦正在妙齡酷好不厭仍與夫家西賓有事李二郎一見病發身故這婦人眼見斷送兩人性命了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戀夫得女  
淚名可視  
為鑒

兩條命

結姻緣十數年動春情三四番蕭牆禍起片時  
間到如今反為難上難把一對鳳鸞驚散倚闌  
干無語淚偷彈

那李大郎斥退西賓擇日葬弟之柩這婦人不免守孝三年其家已知其非着人防閑本婦自揣於心亦不敢妄為矣朝夕之間受了多少的熬煎或飽一頓或缺一餐家人都不理他了將及一年之士李大郎自思畱此無益不若逐回庶免辱門敗戶遂喚原媒眼同將婦罄身趕回本婦如鳥出籠似魚漏網其餘物飾亦不計較本婦抵家父母只得收畱那有好氣



待他如同使婢婦亦甘心忍受一日有箇張二官過門因見本婦心甚悅之挽人說合求爲繼室女父母允諾恨不推將出去且張二官是箇行商多在外少在內不曾打聽得備細設下盒盤羊酒消吉成親這婦人不去則罷這一去好似

猪羊奔屠宰之家

一步步來尋死路

是夜畫燭搖光粉香噴霧綺羅筵上依舊兩箇新人錦繡衾中各出一般舊物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喜今宵月再圓賞名園花正芳笑吟吟携手上牙床恣交歡恍然入醉鄉不覺的渾身通暢把

斷絃重續兩情償

他兩箇自花燭之後日則並肩而坐夜則疊股而眠如魚藉水似漆投膠一箇全不念前夫之恩愛一箇那曾題亡室之音容婦羨夫之殷富夫憐婦之丰儀兩箇過活了一月一日張二官人早起分付虞候收拾行李要往德清取帳這婦人怎生割捨得他去張二官人不免起身這婦人簌簌垂下淚來張二官道我你既爲夫婦不須如此各道保重而別別去又過了半月光景這婦人是久曠之人既成佳配未盡暢懷又值孤守岑寂好生難遣覺身子困倦步至門首



聞望對門店中一後生約三十已上年紀資質豐粹舉止閑雅遂問隨侍阿瞞阿瞞道此店乃朱秉中開的此人和氣人稱為他朱小二哥婦人問罷夜飯也不喫上樓睡了樓外乃是官河舟船歇泊之處將及二更忽聞梢人嘲歌聲隱約側耳而聽其歌云

二十去了廿一來

不做私情也是呆

有朝一日花容退

雙手招郎郎不來

婦人自此復萌覬覦之心往往倚門獨立朱秉中時來調戲彼此相慕目成眉語但不能一叙款曲為恨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二

美溫溫顏面肥光油油鬢髮長他半生花酒肆顛狂對人前扯拽都是謊全無有風雲氣象一味裏竊玉與偷香

這婦人羨慕朱秉中不已只是不得湊巧一日張二官討帳回家夫婦相見了叙些間闊的話本婦似有不悅之意只是勉強奉承一心倒在朱秉中身上了張二官在家又住了一箇月之上正值仲冬天氣收買了雜貨趕節賃船裝載到彼發賣之間不甚稱意把貨都賒與人上了舊帳又討不上手俄然逼歲不得歸家過年預先寄些物事回家支用不題且說朱



秉中因見其夫不在，乘機去這婦人家賀節，留飲了三五盃意，欲做些暗昧之事，奈何往來之人應接不暇，取便約在燈宵相會。秉中領教而去，撚指間又屆十三日試燈之夕，於是戶戶鳴鑼擊鼓，家家品竹彈絲，遊人隊隊踏歌聲。仕女翩翩垂舞袖，鰲山綵結，鬼峩百尺，轟晴空，鳳篆香濃，漂渺千層籠綺陌，閒庭內外溶溶，寶燭光輝，傑閣高低，爍爍華燈照耀，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奏簫韶一派鳴，綻池蓮萬朵開，看六街三市鬧挨挨，笑聲高滿城。春似海期，人在燈前相待幾。

回價又恐燕鶯猜

其夜秉中侵早的，更衣着靴，只在街上往來。本婦也在門首拋聲銜俏，兩箇相見暗喜，准定目下成事。不期伊母因往觀燈，就便探女，女扇戶邀入，參見不免留宿。秉中等至夜分，悶悶歸臥。次夜如前，正遇本婦怪問如何爽約，挨身相就，止做得箇呂字兒而散。少間具酒奉母，母見其無情無緒，向女言曰：汝如今遷於喬木，只宜守分也。與父母爭一口氣，豈知本婦已約秉中等了二夜了，可不是鬼門上占卦，平旦買兩盆餅餽，僱頂轎兒送母回了。薄晚秉中張箇眼慢鑽

好事多磨  
忘事亦不  
容易做



進婦家就便上樓本婦燈也不看解夜相抱曲盡于  
飛然本婦平生相接數人或老或少那能造其奧處  
自經此合身酥骨軟飄飄然其滋味不可勝言也且  
朱秉中日常在花柳叢中交深諳十要之術那十  
要

- 一要濫於撒漫
- 二要不算工本
- 三要甜言美語
- 四要軟款溫柔
- 五要也斜纏帳
- 六要施逞鎗法
- 七要粧聾做啞
- 八要擇友同行
- 九要穿着新鮮
- 十要一團和氣

若狐媚之人缺一不可行也再說秉中已回張二官  
又到本婦便害些木邊之目田下之心要好只除相  
見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報黃昏角數聲助淒涼淚幾行論深情海角未  
爲長難捉摸這般心內癢不能勾相偎相傍惡  
思量縈損九迴腸

這婦人自慶前夕歡娛直至佳境又約秉中晚些相  
會要連歇幾十夜誰知張二官家來心中納悶就害  
起病來頭疼腹痛骨熱身寒張二官顛望回家將息  
取樂因見本婦身子不快倒戴了一箇愁帽遂請醫



取固與  
急還席

調治倩巫燒獻藥必親嘗衣不解帶反受辛苦不似  
 在外了且說秉中思想行坐不安托故去望張二官  
 稱道小第久疎趨侍昨聞榮回今特拜謁奉請明午  
 於蓬舍少具雞酒聊與兄長洗塵幸勿他却翌日張  
 二官赴席秉中出妻女奉勸大醉扶歸已後還了席  
 往往來來本婦但聞秉中在座說也有笑也有病也  
 無倘或不來就呻吟叫喚鄰里厭聞張二官指望便  
 好誰知日漸沉重本婦病中但暝目就見向日之阿  
 巧和李二郎偕來索命勢漸穉惡本婦懼怕難以實  
 告惟向張二官道你可替我求問幾時脫體如言逕

往洞虛先生卦肆卜下卦來判道此病大分不好有  
 橫死老幼陽人死命為禍非今生乃宿世之冤今夜  
 就可辦備福物酒果冥衣各一分用鬼宿度河之次  
 向西鋪設苦苦哀求庶有少救不然決不好也奉勞  
 歌伴再和前聲

詩俱當  
行

椰榆來苦怨咱朦朧着便見他病懨懨害的眼  
 兒花瘦身軀怎禁沒亂殺則說不和我干休罷  
 幾時節離了兩冤家

張二官正依法祭祀之間本婦在床又見阿巧和李  
 二郎擊手言曰我輩已訴於天着來取命你央後夫



張二官再四懇求意甚虔恪我輩且容你至五五之間待同你一會之人却假弓長之手與你相見言訖歛然不見了本婦當夜似覺精爽些箇後看看復舊張二官喜甚不題却見秉中旦夕親近餽送迭至意頗疑之尤未爲信一日張二官入城催討貨物回家進門正見本婦與秉中執手聯坐張二官倒退揚聲秉中迎出相揖他兩箇亦不知其見也張二官當時見他慇懃已自生疑七八分了今日撞箇滿懷驕成十分張二官自思量道他兩箇若犯在我手裏教他死無葬身之地遂往德清去做買賣到了德清已是

五月初一日安頓了行李在店中上街買一口刀懸掛腰間至初四日連夜奔回匿於他處不在話下再題本婦渴欲一見終日去接秉中秉中也有些病在家裏延至初五日阿瞞又來請赴鴛鴦會秉中勉強赴之樓上已筵張水陸矣盛兩盃煎石首貯二器炒山雞酒泛菖蒲糖燒角黍其餘肴饌蔬果未暇盡錄兩箇遂相轟飲亦不顧其他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綠溶溶酒滿斟紅焰焰燭半燒正中庭花月影兒交直喫得玉山時自倒他兩箇會權貪笑不隄防門外有人瞧



兩箇正飲間，秉中自覺耳熱眼跳，心驚肉戰，欠身求退。本婦怒曰：「怪見終日請你不來，你何輕賤我之甚？你道你有老婆，我便是無老公的。你殊不知我做鴛鴦會的主意，夫此二鳥，飛鳴宿食，鎮常相守，爾我生不成，雙死作一對。昔有韓憑妻美，郢王欲奪之，夫妻皆自殺，王恨兩塚瘞之，後塚上生連理樹，上有鴛鴦，悲鳴飛去。此兩箇要效鴛鴦比翼交頸，不料便成語讖。况本婦甫能開闔得病好，就便荒淫無度，正是偷雞貓兒性不改，養漢婆娘死不休。」

再說張二官提刀在手，潛步至門，梯樹竊聽，見他兩

如書

箇戲詭歌呼，歷歷在耳，氣得按捺不下，打一磚去。本婦就吹滅了燈聲，也不則了，連打了三塊。本婦教秉中先睡，我去看看便來。阿瞞持燭先行，開了大門，並無人跡。本婦叫道：「今日是箇端陽佳節，那家不喫幾盃雄黃酒，正要罵間，張二官跳將下來，喝道：『潑賤，你和甚人夤夜喫酒？』本婦說得戰做一團，只說不不不。張二官乃曰：『你同我上樓一看，如無便罷，慌做甚麼？』本婦又見阿巧、李二郎一齊都來自分必死，延頸待盡。秉中赤條條驚下床來，匍匐口稱死罪，死罪，情愿將家私并女奉報，哀憐小第母老妻嬌子幼女弱張

李二郎索  
命理之當  
然阿巧何  
為來哉

好漢



二官那裏准他。則見刀過處，一對人頭落地，兩腔鮮血衝天，正是

當時不解恩成怨

今日方知色是空

當初本婦臥病，已聞阿巧李二郎言道：五五之間，待同你一會之人，假弓長之手，再與相見。果至五月五日，被張二官殺死。一會之人，乃秉中也。禍福未至，鬼神必先知之，可不懼歟？故知士矜才則德薄，女銜色則情放。若能如執盈如臨深，則爲端士。泚女矣，豈不美哉！惟願率土之民，夫婦和柔，琴瑟諧協，有過則改之，未萌則戒之。敦崇風教，未爲晚也。在座看官，漫聽

這一本鴛鴦刎頸會，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見拋磚意暗猜，入門來，鬼已驚。舉青鋒過處，喪多情。到今朝，你心還未省。送他三條性命，果冤冤相報，有神明。

又調南鄉子一闕詞曰

春老怨啼鴉，玉損香消事可憐。一對風流傷白刃，冤冤惆悵，勞魂赴九泉。抵死苦留連。想是前生有業緣，景色依然人已散。天天千古多情，月白圓。



增訂通言

卷三十八







